

三俠劍



奉天洪順德書店刊行

康德八年十二月二日印刷
康德八年十二月廿一日發行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明清
八義

三俠劍

【卷五十七集】

定價國幣七角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九十七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九十七號

印 刷 人

王

綏

之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二十二號

印 刷 所

益

文

印 刷 局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二十二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書 店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九十七號

明青
八義 三俠劍

(卷五十七)

諒你能有多大本領，敢攔你太爺的去路，蔣五爺言道，你非正人，將你拿住置之死地不可，他二人話不投機，交起手來，只一回合即將小子打倒，鐵飛龍過來說道，留他無用，結果性命就得了這小子開口求饒，五爺問道，你叫什麼名子這小子說道，我叫尹祿，住在前面山中，五爺說道，你聽你碧液灘你可知道否這小子回答知道五爺說你領我們到碧液灘我便饒了你這小子一應承領在前引路，蔣五爺隨後跟着，鐵飛龍一個勁兒的催，走了約有十多里地，前面有一條河阻路，蔣五爺一皺眉，遂問尹祿有橋沒橋，尹祿道，有，你隨我走吧，蔣五爺聽了，方才放心，因隨心往前走，果然走出不見甚遠，見前面有一座小橋，五爺甚喜，遂走上橋，留神望下面看，却見裏面水，碧綠色的，蔣五爺不由心中一動，遂問道尹祿，尹祿正答應，啊，五爺伯芳道，這水氣味是綠色的，莫非這到了碧液灘嗎，尹祿見問，忙帶笑回答說道，這條水氣味着碧液灘一液灘，所以也是綠色的，其實離碧液灘可遠着哩，蔣五爺點頭，三個人便過了小橋，照直往一，蔣五爺抬頭一看，只見前面，橫亘一道大山嶺，擋住去路，遂用手指道，這是什麼地方，這麼高的山嶺，我們過的去嗎，尹祿道，過的去，你別看高，却是路可登，過了這道山嶺，就離着不遠了，到山嶺上面，就可以看見界水島的大寨了，蔣五爺一聽，遂道這麼說離着不遠了，我們赶快走吧，鐵飛龍高喝道，喝，小子，就是你走的慢，趁早快走，再不快走，我就砸死你

這個囚囊的，尹祿嚇的忙往前奔，口中說，這不快走了嗎，說着便飛也似的跑到山嶺下，小子累的直喘，打算歇一會兒，鐵飛龍那肯相容啊，用喪門羅絲棍逼着，尹祿無法，只得拚着命的往上奔，將走到半截山，隱隱聽得那邊喊殺連天，蔣五爺一怔，心裏莫非我道見他們到了界水鳥了嗎，想着便一伏身軀，丹田氣一提，嚇々々飛也似的奔上來，趕到嶺上，便見前面火光冲天，有一片寨子，週圍都着了火了，蔣五爺一見不由一蹶腳道，唉，完了，我走了後頭了，這一定是我道兄等，已至界水鳥攻破了山寨，縱火燒山了，想着便回身向鐵飛龍招手道，你們快來吧，鐵飛龍見蔣五爺那兒叫，這小子是真走不動了。陣氣子挽住他一隻胳膊，拉死狗般的，把小子拉上山來，蔣五爺遂用手一指道，飛龍你看，俺來瞭了，人家把功勞全立完了，鐵飛龍看了看，心中不明白，遂道，怎麼呢，蔣五爺道，你看，看已經放火燒山了，豈不全完了事了嗎，鐵飛龍道，對呀，這麼說咱白來了，這時尹祿才喘過這口氣兒來，因為蔣五爺說話的意思，以為着火的地方是水界鳥了，遂道，蔣五爺那着火的地方，不是界水鳥，蔣五爺一聽，遂道，那是什麼所在，尹祿道，那是界水鳥附屬的一座寨子，名字叫坤管寨，你順我身看，借着火光，那不看的很清楚嗎，那邊兒那旗杆刁斗，那才是界水鳥的大寨哩，蔣五爺聽了，留神一看，果見那邊黑壓壓有一片大寨，刁斗林立，一望無際，遂道，哦，那裏是界水鳥，那麼這裏何故起火呢，尹祿道，這個小人就不知道了，蔣伯芳點頭道，遂回頭問道，飛龍，咱們到那裏看看去，鐵飛龍點頭道，對，就這麼辦，說着一回手，彭的一喪門羅絲棍，正碰在尹祿的太陽上，小子噉的一聲慘叫，當時倒地，登

登腿兒，便嗚呼哀哉，蔣五爺一怔，低頭一看，把小子打的真是萬展桃花開，已經絕氣身亡了，遂道，咦，你怎麼把他打死，鐵飛龍道，不打死他留着有什麼用，小子名子叫尹祿，他就是給引路來的，把咱引到這兒就完了麼，我再送他回老家，這够多好哇，蔣五爺道話雖如此，我已經許着放他了，鐵飛龍道這小子放不的，你沒聽說他要宰人家那娘兒們的爺兒們嗎，咱一放他，他就回去害人去了，蔣五爺一聽，這話也對，遂道，這話有理，看來這小子也是命該如此，咱們走吧，鐵飛龍點頭，兩人便一先一後，順着山道跑下來，趕離坤甯寨不遠，却見人家的台兵，把寨子圍了個水洩不通，寨子週圍，火光燭天，寨子裏面，却並無動靜，蔣五爺一皺眉，心說看這光景，這寨子裡因住我們人了，怎麼一點動靜也沒有哇，想着，遂道，飛龍，你看這情形了嗎這與咱們所想的是大相反，裡面似乎困住咱的人了，鐵飛龍道，管他娘的哩，咱往裏闖啊，正在說着，忽聽遠遠的似乎是寨子後邊，殺聲突起，梆子聲亞如爆豆一般，蔣五爺便用手一指道，那邊一定有人往外闖了，你隨我來，跟着，把盤龍棍一提，一伏身軀，飛也似的跑上去，鐵飛龍也把爽門羅絲棍一擺，隨後跟下來，到了近前，蔣五爺一看，台兵足有三四層，都是手持弓箭，唵唵往裏射，五爺那肯怠慢，遂往前一躍身，高聲喝道，爾等閃開，某家來也，說着，這條盤龍棍就撒了歡了，真是一打一片，鐵飛龍也不示弱，一對爽門羅絲棍，上下翻騰，把衆台兵打的，真是叫苦哀哉，早打開一條血路，奪身撞進來，一看前面，鐵掌崑崙羅文羅興龍，水底常眠臥海龍郁康郁公朝，混海金鰲孟金龍，海底撈月葉承龍，金頭虎賈明，正拚着命往外闖，蔣五爺心喜，遂

高聲叫道，諸位仁兄賢弟，休得驚慌，飛天玉虎蔣伯芳來也，鐵飛龍也喊，大小子，小小子，你們不要害怕，我來救你們來了，羅文等大喜，遂奮勇往外闖，裏邊這四龍一虎往外闖，外邊一龍一虎往裏闖，就這裏外一夾攻，把台兵殺的，真是落花流水，東奔西逃，何因一看，不行了，忙打呼哨，傳令往下退，他却帶着幾名親近隨從，先回界水島大寨，姜本固等接得島主命令，得悉何其偉，已回大寨了，他等也不怠慢，便合帶所部，也回界水島大寨去，這裡羣雄殺散了台兵，依着蔣五爺的性子，一氣兒追到界水島，羅文忙叫住五爺，言 我們都困乏了且休息一會兒，再做道理，蔣五爺方才站住，金頭虎遂把玉芝往地下一放道，噯呀，這才斗化險為夷，轉危為安，說句好懼的，我們已經到了鬼門關了，又被蔣五叔給拉回來了，蔣五爺道，不要胡說，你們怎麼被困在這裏的，這女子是誰，賈明道，你要問這個呀，我知道，我跟大小子，我們是如此如此，就把過碧河水丟衣裳巧遇了公度，蒙他指路，才得到這裏的話，詳細說了一遍，因說，這是我知道的，全說完了，他們三位由那兒來，我就不知道了羅興龍遂也把探廟遇黑影，使女村女鬼作媒，郁康招親的前後話說了一遍，蔣五爺聽了，不禁緊皺眉頭，因道，這些個怪事，怎麼層出不窮啊，我以為我所遇的就很奇怪了，想不到竟還有女鬼作媒的事，這真是奇中之奇，怪中之怪了，興龍忙問，你遇着什麼了，蔣伯芳便也把自己所遇的事，說了一遍，大家聽着，也都很以為奇，猜不透究竟怎麼回事，也不曉這個地方，何來這許多女兒，猜想了一會兒也不過是胡猜疑，得不着要領，蔣伯芳忽道，咱不然費這個神思猜了，此刻你們諸位歇過來沒有，如果要歇過來，咱

就趁此時機，趕奔界水島，攻取他的山寨吧，郁康道，對，這裏關的地覆天翻，張其善那部份人始終沒露，可見確實是沒在界水島，我們很可就乘這機會，奪取他的山寨，我想一定可以成功，羅文點點頭道，既如此，我們就此前往，金頭虎道，等等諸位，咱們都去了，這個婦人往那兒交待呀，葉承龍道，我看這麼辦吧，你不用去了，你保着他們去吧，賈明搖頭道，不行，我一個人回去害怕，承龍道，你害怕什麼，金頭虎道，萬一碰上賊，我就完了，何況我還不認識路啦，羅文道，要這怎辦，你保着他，在這兒等候消息，我們那兒要成了功，你再到寨裏去會合我們，你看好不好，賈明一聽，眨々母狗眼兒，點點頭道，這倒使得，葉承龍道，這行了，咱可就這麼辦了，金頭虎連連點點頭道，就這麼了，你們去吧，羣雄聽了，將然要走，賈明忽道，嘿，你們先等等兒，我還有話說，蔣伯芳道，有什麼話快說，賈明道，未慮勝，先慮敗，你們要把山寨攻破了，我好找你們去，倘若你們要教人打回來呢，蔣五爺一皺眉道，這是什麼話，賈明忙改口道，唉，不是，你們要是不勝呢，葉承龍道，我們當然來找你，一同回去，賈明點點頭道，對，就這麼辦，你們去吧，羣雄聽了，才待轉身，賈明忽喊道，唉，先別走，你們可別把我忘了哇，蔣五爺不耐煩道，你是成心是怎麼着，賈明笑道，不是成心，我怕你們把我忘了，你們只顧一走，有我在這裏，老婆等漢子可受不了，蔣伯芳道，當然不能把你丟下不管，賈明點點頭道，行行，你們去吧，蔣五爺哼了一聲，一抹身軀，嚇嚇々跑下去，跟着郁康，羅文，葉承龍，鐵飛龍孟金龍，大家隨後跟下來，到了界水島的大寨，只見高聳聳的寨牆，却是靜悄悄的一些動靜也沒有，蔣伯芳

便要往牆上縱，羅文道，五叔且慢，蔣五爺一回頭道，哦，羅兄，你有話講，羅興龍道，他這裡一些防衛也沒有，未免可疑，恐怕牆上有機關，我們要慎重一下，蔣五爺道，怎麼慎重，葉六爺道，有法子，說着，遂由萬寶囊中，把飛抓百練索取出來，一抖手，往牆頭上一搭，用力往下一墜，並無動靜，蔣伯芳遂一擰身，颼的縱上牆去，跟着羣雄也紛紛上牆，孟金龍可急了，遂扯着嗓子喊道，噯，你們等會兒，我上不去呀，羣雄一聽，才恍然想起，這位爺不會高來高去，這可麻煩了，便想要教他回去，跟賈明到一塊到等着去，葉承龍道，你們先行吧，我設法把他弄進來，羣雄聽了點頭，便紛紛下牆去，葉六爺騎在牆頭上，把飛抓摘下來，絨繩兒繩下，叫道，金龍你挽住這顆繩兒，我把你提上來，金龍道，噯，說着，遂用兩隻手把繩頭捉住，葉承龍用力往上提，誰知脚一離地，孟金龍怕他擰着，往下一沉氣，葉六爺可就受了罪了，用了好大的力氣，才把他提到半腰，葉承龍着急，遂喊道，你倒是提點兒氣呀，孟金龍道，不行你別擰着我吧，葉六爺一想，太麻煩了，若只這一道牆，我費點兒勁把他提進來，這裡邊一道一道的牆多着哩，要都這樣費力，還不把我累死呀，簡直我別受這個瞎力了，教他回去找賈明去吧，想着，便一撒手，噯通就把孟金龍摔下來，墩的生疼，傻英雄不由一咧嘴道，噯呀，六叔喂，你怎麼撒手哇，葉六爺道，不行，我提不動你，你回去找賈明去吧，說着，一飄身兒縱進牆去，看了看蔣伯芳等，已走出很遠，便忙脚下按力竄房越脊，追上了大家，羅文回頭看了看，不見金龍，遂道，把他弄進來了嗎，葉六爺一皺眉，因道，他太笨了沒法往裏提，我告訴他，教他回去了，羅興龍點點頭

道，原該如此，說着，不覺已來到界水島大寨聚議廳，五位英雄伏在房上，望下觀看，只見聚議廳內，燈燭光亮，何其偉高坐廳上，正在議事，但是廳裡廳外，連寨主帶兵丁，也不過五六十位，顯得非常淒涼，蔣五爺看明這種情形，便不怠慢，遂往起一長身，蹾的跳下來，把掌中亮銀盤龍棍一擺，一伏身軀，直跑到廳前，高聲喝道，呔，何其偉，你不出來受死，等待何時，飛天玉虎蔣伯芳在此，真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何其偉在大廳中，一見蔣伯芳露了面兒，當時驚慌失措，忙站起身形，這時郁公朝，葉承龍，羅興龍，鐵飛龍，都由房上跳下來，齊在蔣五爺的背後一站，何其偉一見敵人全來了，越發驚慌的了不得，當時把手一擺，也不曉他說了句什麼，隨即轉過屏風去，衆寨主台兵，也一窩蜂似的奔屏風後跑去，羣雄見了，這般光景，不由一怔，蔣伯芳恐怕何其偉逃脫了，便要往廳裏闖，羅文忙道，五叔且慢，恐怕是計，且看個究竟，再做定奪，蔣五爺聽了，微然一怔，就在這一怔之際，就見廳內所有寨主台兵，都轉過屏風去，蔣五爺可就忍不住了，因高喝一聲，何其偉你往那裏逃，說着，一低身軀，便闖進廳來，葉六爺恐五哥有失，忙在後追隨，郁公朝，羅興龍，鐵飛龍三位，便也隨後跟進來，將過大廳當中，猛聽震天震地的一聲響，吡啞，就好像這大廳頂子掉下來一般，塵土四起，羣雄都不禁大驚失色，忙留神看時，但見由上面，可着這大廳，掉下一個鐵籠子，四四方方恰恰把五位英雄罩在裏面，那鐵欄關的立柱，都有胳膊粗細，羣雄方才驚魂稍定，以爲這不要緊，葉六爺有寶刃在手，不拘鐵柱多粗，也可以削折了，葉六爺却不怠慢，忙伏身至廳門前，捧寶劍要削欄關的鐵柱，却不提防，忽然

外面猛的飛入一支鵬翎箭，直奔六爺的咽喉，六爺大驚忙往旁邊一閃身，誰知慢一點兒，躲過咽喉，就在左肩頭上，哧的一聲，幸虧葉六爺是往後閃着躲的，這一支箭射穿了皮了，傷雖重，可是把葉六爺吓的，真是胆裂魂飛，忙嗖々兩坐腰，退後足有一丈多遠，羣雄在後面看的明白，可都吓壞了，忙爭向前來問，怎麼樣，葉六爺一皺眉道，不要緊，穿皮了，好險哪，大家留神看，果然傷不甚重，方才放心，羣賊說道，我家何島王，有一片好生之德，或可饒你等的性命，如若不然，若容我們把你拿獲，就將你等碎屍萬斷。鏗骨揚灰，爾等就死無葬身之地了，還不束手就擒，等待何時，廳中的羣雄聽了這話，都是萬分的震怒。但却沒有辦法，出不去屋，縱有通天的本事，也是乾看着，打不着他，就在這個時候，忽聽外面一陣大亂，羣雄不禁一喜，心說，莫非來了救應了嗎，因圓睜雙睛，望外觀着，何因聽得外而一亂，心中吃驚非小，正要命人去看，這位爺已經闖進來了，一看院裡這麼些人，傻英雄就樂了，因喊道，小子，我沒有人呢，趕情都在這兒哪，我杵你而吧，說着，騰騰騰的便奔台兵跑去，何因一看認得，不是別個，正是混海金鯨孟金龍，原來這位英雄，被葉六爺提了個半截兒，又摔下去，金龍本來害怕，往下一掉，更吓壞了，兩腿一個沒站穩，嘖通摔了個坐蹲兒，孟金龍一咧嘴道，嚟呀，可摔死我了，說着，却聽得葉六爺在牆上喊道，你去找賈明等着我們去吧，金龍忙喊道，不成，我不找他，你把我弄進去吧，說着，却見葉六爺一飄身兒，嗖的進去了，遂道，叻，走了，看這個，你還是六叔，就這麼點事都不成，你們會竄牆的也太拿人了，我大腦袋師傅也不對，那個時候既教給我能耐，

爲什麼不教我跳高呢，教我回去找小小子去，我找他幹麼，我不會竄牆，我還會找門兒嗎，說着，遂把葉六爺的飛抓纏了纏，往他腰中一掖，手裏拿着降魔杵，順着牆根往前走，走了半天的功夫，都拐過來了，也不見有門戶，因不覺喊道，小子，蓋房子怎麼不留門兒呀，混小子麼，沒門怎麼進去呀，我破個囚囊的，掄降魔杵，照定牆上，啗的就是一下兒，傻爺不由一咧嘴道，喝，不行，這震手，再往前找門吧，說着，仍往前走，看見前面有一個溝眼兒，傻英雄可就樂了，哈哈，可找着了，怪不得找不着啦，趕情他們把門蓋這麼點兒，說着，便騰騰跑過去，伏身爬在地下，他要往裏鑽，請想一個溝眼兒能有多大，他又焉能鑽的進去，用腦袋頂了半天，也沒進去，傻小子可火了，遂站起來道，小子，把門蓋的這麼小，我怎麼進去呀，拆吧，說着，便把降魔杵舒進溝眼兒去，兩手提着，用手往起扳，扳了半天，沒扳動，傻爺也有主意，用大杵往溝眼上搗，叮噹叮噹，不大的功夫，把牆搗了個大窟窿，傻爺心裏喜歡，哈哈，這可進來了，說着，伏身爬起來，忽見迎面跑來一人，高聲喝問，唉，幹什麼的，金龍一看，心說喝，來了賊了，別言語，我一說話，小子就跑了，想着，因蹲在那裏不動，趕情來者，是本寨一個頭目，雖然島主有令，見了俠義營的人，千萬別攔儘管往裡放可是也得暗中巡視，因聽得後寨營，咕咚華啦的亂響，不知是何原故，便跑來看視，却見在牆根下蹲着一個人，他萬也沒想到，是俠義營的敵人，以爲是本寨的兵丁，在那裡不定幹什麼背人的勾當了，便一路喊着，飛行奔過來，傻英雄真沉的住氣，那人已到他的眼前了，他還是不動彈，頭目看不清楚，不覺心裏有氣，因喊着道：你怎麼不言

語，說着，伏身兒細看，恰好把腦袋遞過來，孟金龍一聲也沒言語，打降魔杵照定頭目的腦袋上，用力一砸，喊了一聲小子，就聽叭的一聲，就這一下兒，把腦袋打了個萬朵桃花開，小子噉的一聲慘叫，撲的摔倒在地，只登了登腿兒，便嗚呼哀哉了，孟金龍吐舌頭一笑道，哈哈，全完了，那還不死呀，腦袋打碎了，傻爺心裏特別高興，站起身形，拿着大杵往前走，恰好這條路還走對了，一直走到了寨門，其實早有人看見他了，因為有島主命令，並沒出頭攔阻，傻英雄穿繞了好幾道寨子，一個人也沒有見，孟金龍心納悶，咳，怎麼沒有人哪，沒有人教我杵誰去呢。想着，他嘴裏就喊起來，小子們，你們都上那兒去啦，出來滾滾哪，都不出來找我杵誰去，一攪喊，一壁往前走，正走之間，隱隱聽見前面，似有殺聲，遂喊道，小子，別全在那兒了吧，我上那兒找去，說着，便循着聲音找來了，趕找到中平寨，只見燈籠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晝一般，有許多台兵，都是馬上弦，刀出鞘的防衛着，傻英雄就樂了，小子們，趕情都在這兒啦，想着，便高聲喊叫，小子，你們都在這兒了，我杵你們吧，說着，邁開大步，騰騰騰的跑過來，台兵一看，這個大個兒，手裏舉着金煌煌降魔寶杵，料想要是擱也是送命，因發了一聲喊，嘩的往兩旁一閃，孟金龍一看，遂喊道，咳，小子們怎麼都走啦，讓我進去呀，好，我就進去，說着騰騰騰便跑進來，一進廳門，就看見了這院裏的兵，比外面還多，傻英雄滿心歡喜，因喊道，我沒有別人呢，趕情都在這兒哩，讓我杵吧，姜本固一看，孟金龍來了，却不敢怠慢，忙把弓箭交付兵士，一提大刀，奮身奔過來，高聲喝道，唉，莽漢，你死在眼前，尙且不知，還敢在某家面前逞

強，我看你往那裏逃，說道，向前一步，掄大刀照定金龍的頂梁便劈，金龍一見，遂喊道，小子，你來的好，看我的傢伙吧，說着，把降魔杵用足十分的力量，往外一磕，姜本固知道孟爺的力量，不敢跟金龍碰，忙撒刀獻棍，照定金龍心窩便點，金龍大杵打了個空，突見姜城的刀棍到了，忙用降魔杵往前一撩，喝聲開，姜城忙撒棍掄刀，仙人解帶，奔閃腰斬來，孟金龍兩下兒沒碰上，傻英雄就火兒了，遂喊道，小子，鬧花招哇，對，咱就鬧花招，說着，閃身躲開，接架相還，兩個人就打在一處，傻英雄真叫不含乎，一條降魔寶杵，上崩下打，裏撩外划，以力降十會，姜城的大刀雖然利害，却是不能取勝，何因見此光景，便把令字旗一恍，傳令命汪鑫洪奇等四個人，向前助陣，汪鑫等一聲遵令，各擺軍刀，發一聲喊，蜂擁圍過來，幫助姜本固，共戰孟金龍，傻英雄一看，遂喊道，小子，你們全來了，好，我全把小子你們打死，說着，舞動大杵，拚力抵敵，他一個人，敵住了五個，羣雄在廳內觀看，不住搖頭，心說，完了，無論他有多大本事，也敵不住這五個賊人，看來今天我等都是身逢絕地了，想着，就見孟金龍他的熱汗直流，急的他直喊，那五賊的兵刃，越發逼的緊了，羣雄在廳內看着，都不禁嘆息了一聲，看這光景，再

有兩三個回合，金龍就支持不住了，就在這個時候，猛聽得對面房上，有人痰嗽，隨高聲斷喊，金龍休得驚慌，何島主莫傷我侄，老夫勝英來也，蔣五爺等聞聽，都是萬分的驚訝，忙抬頭望對面房上觀看，只見在房上站定一位年邁蒼蒼的老英雄，鴨尾巾，英雄髯，懷抱魚鱗紫金刀，正是神鏢將勝三爺，依然是好端端的，連油皮兒都沒去，羣雄見了，自是喜從望外，再看勝三爺的

身背後，站定一男二女，還有一個小孩兒，那男子年紀約在四十多歲，高身量，虎體彪軀，赤紅臉，劍眉虎目，口闊鼻直，頭戴紫緞色紮巾，迎門茨菇葉，鬢邊襯一朵紅絨球，身穿紫緞色箭袖，藍絨繩打十字絆，皮挺帶束腰，大紅的中衣，青緞子抓地虎薄底快靴，在右肩頭露着劍把，是一口二刃雙鋒劍，稱得起威風凜凜，像貌堂堂，再看那兩個女子，都在十八九歲，苗條身軀，桃花粉面，絹帕罩頭，一身青，散披一件綢子斗篷，每人脅下懸着一口二刃雙鋒劍，再看那個小孩兒，蔣五爺認識，正是騎虎的小兒，未免心中納悶，因想我勝三哥，怎麼跟他們到一塊兒了，想着，又聽東房上有人喊，何其偉，界水島的大勢已去，汝還不歸降，等待何時，老夫丁公度在此，羣雄一回頭，只見東房上，站定一位老者，年邁蒼蒼，也是鴨尾巾，英雄筆，威風凜凜，神采飄然，在身背後，站定兩個女子，也在二十上下，絹帕罩頭，一身青，散披斗篷，脅下邊懸一口寶劍，在房上一站，紅顏白髮，分外顯得好看，羣雄看着不認識，孟金龍可識得，遂喊道，哦，三大爺沒死，嘿，老頭兒你也來啦，就在這個時際，西房上也有人斷喝，何島主，急速歸降吧，老夫蔡文升在此，蔣五爺等，再望西房上看，也是一個老頭兒，兩個女子，郁康一看那兩個女子，却好生的眼熟，仔細一看，好像自己在俠女村，新訂親的未婚妻，那一個却正是那個女鬼，不禁驚異道，啊，因回頭看視羅興龍，羅爺却嗤的一笑，郁康見了他這般光景，越發的驚訝萬分，看官你道究竟這是怎麼回事，勝三爺既然未死，這一向到那裏去了呢，原來勝三爺，自從羅興龍與葉伯雲，二人去探阻流灘，因迷失路徑，誤走隱逸村，遇着隱士洪逸霄，蒙他指示路徑，並交

與他們一封書信，一個包兒，託他們交與勝三爺，羅文等依言，由阻流灘回來的時候，就把書信包兒交與勝三爺，勝三爺一見具名是洪逸霄，當時沒有拆看，及至散廳，到了寢室，把門關閉之後，這才拆看，原來這位洪逸霄的父親，跟勝三爺是生死之交，而且同手做過轟々烈烈之事，此刻勝三爺的舉動，與那時却是大大的相反，雖說是環境使然，勝三爺究竟是有愧於心，洪逸霄來這封信，內容是請求勝三爺設法，保全台主鄭成功的性命，那個包兒裏，却是勝爺在當初與洪逸霄隱士的先人創立事業時的證章，勝三爺見了這證章書信，心裏非常的難過，但是事已至此，自己是無法挽回了，只好遵着他的吩咐，保存台主，聊補於萬一了，主意打定，可也沒跟大家發表，便因為接着就打阻流灘，燒盤絲崖，炸姜家峪，忙個不了，也沒容功夫辦理這個事，及至諸事完畢又回轉華峯灘，要歇兵三日，勝三爺才想起這件事來，便決定到隱逸村，夜訪洪逸霄，一來敍一敍故舊之交，二者也好商議一個保全台主之計，既然勝三爺以為這是虧心之事，當然不肯對任何人說知，因推說身體不適，早早的便安歇了，却把屋門關閉好了，床帳放下來，盤膝坐在床上，閉目合睛，調息養神，耗到夜半人靜，三軍全睡了，勝三爺輕輕下床，收拾緊襯俐落，帶好刀鏢，把窗戶撐起來，飛身躍出，復又把後窗戶放好了，這才離了華峯灘大廳，按着羅文所告訴的道路找向隱逸村來，走了約有一個更次，已然來到珠龍嶺的雙岔路了，勝爺心喜，因想，再往前走就快到隱逸村了，想音，遂加緊前進，正行之間，忽見前面有一片樹林，勝爺也未注意，赶到離樹林不遠，忽由林內嗖的竄出來一獸，勝三爺未防，倒不禁嚇了一跳，忙留神觀看，只見是

一隻斑斕猛虎，勝三爺心下一驚，忙往後退，伸手探囊中，登出一隻鏢來，要用鏢打這隻猛虎，就在這個時候，忽由樹林內，又竄出一個小孩兒，高聲喊道，勝老俠客爺，你不用打鏢，這隻小貓是我的，他不咬人，勝爺一怔，心說，啊，這個小兒，怎會知道，老夫的姓氏，想着，留神看那小孩兒，至多有十一二歲，生得丰采可愛，非同平凡，再看那隻猛虎，却也奇怪，跳跳蹦蹦的轉過身軀，臥在小孩兒的身旁，勝爺心中很覺奇異，遂把鏢還囊中，邁步走過來，用手點指，將要問他話，小孩兒已然跪倒，叩頭行禮，口稱勝老俠客爺在上，我這兒給你行禮了，是我奉了我家祖母之命，特來迎接你。到舍下一敘，勝爺一聽，奉他祖母之命，不由一皺眉，遂道，你姓什麼叫什麼，你祖母是誰，迎我何事，小孩兒搖頭道，我不知道，我奶奶說了，不知道，不教我亂說，你到我們家一見面就知道了，勝爺道，你姓什麼，總可以說呀，小孩兒搖頭道，我祖母沒教我說，我不知道，還是不說對，我想還是不說好，你就跟我走吧，到我們家裏不就知道了嗎，勝爺一皺眉，心說我知道你們什麼事呀，況且我這忙忙的，那有功夫跟你打這個麻煩，想着，遂點點頭道，既然如此，今天我可不能去，因為有要緊事，改日再去到尊府拜望吧，小孩兒笑道，你有什麼要緊事，你不就是要到隱逸村訪洪隱士嗎，勝爺聽了一怔，心說，啊，真奇怪，這件事他又怎麼知道的，想着，就聽小孩兒又繼續說道，你去也是白去，洪隱士沒在隱逸村，現在我們家了，你要見他，除非到我們家去，要上隱逸村，那就是徒勞往返了，勝爺聽了這話，不由捻髯尋思，這小兒既然知道這麼詳細，他與洪逸霄也一定非親即友，甚致就是逸霄的家屬，也未

可知，我何不就跟他去，看他這意思，不致有惡意，縱有惡意，我有何懼哉，想着，便點了點頭，因問，這位小公子，你的府上在那兒住，小孩兒用手一指笑道，就在前面不遠，勝三爺點點頭道，好，如此我就走一遭，小孩兒大喜，遂道，俠客爺，你來騎這隻虎吧，勝三爺一聽，什麼話，騎虎，他敢騎嗎，想着，因搖搖頭道，雖然離着不遠，何必乘坐騎，就慢慢走着最好，小孩兒笑道，這是不遠，不過山路難走一點兒，你最好騎上，不要緊，他不咬人，你這麼大歲數還怕這個嗎，勝三爺一聽，他的言帶諷譏，我若不騎倒被他恥笑了，這個玩藝兒，我生平還沒騎過，倒要看看是怎麼個情形，想着，遂點點頭道，好，我乘騎，說者，便走過來，一跨腿兒就騎在虎背上，小孩兒也一縱身兒，偏着身兒，坐在勝爺背後，喝了一聲，起，這隻虎就站起來，也不用吆喝，就跛跚跛跚的穿過樹林，奔前而走，勝爺騎在虎背上，覺得非常平穩，比騎馬還舒服了，心中很是喜歡，因回問小兒，這隻虎，你訓練了的嗎，小孩兒點點頭笑道，勝老俠客爺，你坐穩了吧，他要越過前頭這座高山了，勝爺一怔，待要發言，小孩兒忽喊了一聲，喝呀，可不的了，這隻虎就跑起來，連竄帶跳，一竄三四丈，這麼大的一位神鏢將心中也難免吃驚，便揮掌口合作勁，扣住虎背，任他竄行，這隻虎走越跑越快，越縱越遠，什麼叫高山，那又叫深澗，一竄就過去，勝爺但覺耳內生風，望前邊看，山水樹木，都好似往後邊兒跑，這麼大的一位勝三爺，到此光景之下，也是疚着心，由夜半直跑到天光大亮，日出東升，還是一勁兒的跑，勝爺心說，這是出來多遠了，恐怕有好幾百里地了吧，想着，遂高聲問那小孩兒，還有多遠，怎麼還不到，

小孩兒笑道，到了到了，你看，說着用小手望前一指，口中說，進了那個山谷就到了，勝爺舉目看，果見前面有一座山谷，可怪這隻虎，也漸漸走得慢了，趕到谷口，猛虎就站住不動了，小孩兒跳下來笑道，俠客爺，你也下來活動活動吧，勝爺果然覺得渾身綿軟，因點點頭，忙飄身下虎背，小孩兒笑道，你隨我來吧，說着，遂引着勝爺，進了谷口，只見前面茂林深處，似有一座村莊，遂用手指着問他道，那可就是你的府上嗎，小孩兒點頭道，對了，勝爺道，咱們走出這有多遠了呢，小孩兒笑道，不遠不遠，才二三里，勝爺一聽，二三里地呀，不禁啞然失笑，心說，別是二三百里地吧，想着，也沒往下問，便跟着他往前行走，趕來到樹林前，穿林而過，就看清那片莊村了，依山傍水，非常幽雅，在村口外站定一人，赤紅臉，虎體彪軀，英氣勃勃，見他們來到，便大踏步迎過來，先問小孩兒，這位就是勝考俠客嗎，小孩兒點頭道，是，赤面人一聽，納頭便拜，口稱恩公老人家在上，小子朱明，這裡給恩公叩頭，勝爺一聽，朱明，這個名字，似乎聽着耳熟，可是一時之間，想不起是誰，便忙閃身形，躬身還禮，叫道，壯士請起，老朽不敢當，朱明站起身來，側身相讓，老人家請到舍下一敘吧，勝爺點頭含笑，好，正要叨擾，小孩兒便一條線似的先跑進村去，朱明隨着勝爺進村，順着街往前走，走出不遠，看見在路北，有一片房舍，雖然是灰上房，却修蓋十分整齊，也是廣亮大門，門前植槐種柳，有上下馬石，是個官宦家氣象，就在門前站定一位老太太，年紀也就在六十上下，慘白的頭髮，一身青布衣服，恭恭敬敬的在那裏站着，在他的身背後，有兩個大姑娘，十八九歲，也是一身青服色，臉上也不施脂

粉，天然的清秀，也是恭恭敬敬一聲不語的站着，似有所待，勝爺心說，這大約就是他的家吧，想着，已來至切近，朱明用手一指老太太，回頭告訴勝爺，這是我家母，老太太早向前一步，萬福行禮，口稱恩公老爺，一向可好，別來無恙，小婦人這廂有禮了，勝爺一皺眉，心說，他們口口聲聲叫我恩公，我不認識他們哪，何事對他們有恩呢，想着，却忙躬身還禮，連道，豈敢豈敢，老太太不要這樣稱呼，老朽不敢當，老太太抬頭看了勝爺，遂道，請老人家到裏邊一敘吧，勝爺點頭道，好，正要到府上打攪，說着，遂謙謙讓讓的進來，到了待客廳，老太太讓勝爺上座，勝爺謙遜了幾句，遂即坐下，老太太忽然屈膝跪倒在勝爺的面前，背後的朱明，與那兩個姑娘，忽的就全跪下了，勝爺大驚，慌忙站起身形，閃躲一旁，高聲道，啊，老太太，這是何意，老太太笑道，老人家你待我全家有救命之恩，若無恩公，我朱家的香烟永斷，就沒有今天的子孫滿堂了，勝爺聽了，越發的茫然不解，遂道，老太太，你恕過我眼拙建忘，實在認不得你了，請你提個醒兒吧，老太太含笑道，老人家，難道你把四十年前，金佛寺劫法場的事情忘了嗎，勝爺聽了，恍然想起，因道，哦，莫非你是朱孝天的夫人嗎，老太太點頭道，正是，勝爺不禁連連點頭道，哦，原來如此，趕情你們在這裏，看官你道，這位老太太是怎麼一段情由，史可法失守揚州，那滿懷忠志的史閣部殉了難，可憐那揚州的百姓，慘遭十日之屠，就在這個時候，揚州府儀徵縣，住着一位孝廉公，姓朱名价字孝天，是位極有血性男兒，而且他與史閣部乃是通家之好，今聞得閣部殉難，尸骨無存，孝天心中非常悲憤，便決定到揚州，尋找史閣部屍首，這個時候，雖然

已出告示安民，人心粗定，而這位朱孝天，瞪着兩隻眼，各處哨問尋找史閣部屍首，對他如何不注意，當時把他捕獲，帶往衙門，面見將官，孝天本是極有血性的男兒，這生死二字，並沒放在他的心上，見了將官沒等問他話，就破口大罵，及將官一看，這還用問嗎，一定是史可法的一黨了，不過倒是很愛喜他是一條漢子，有意勸降，朱孝天不但不降，反倒任意辱罵，將官大怒，遂命一位武職官，帶着二百名兵丁，到儀徵縣會同縣令，捉拿朱孝天的全家，這位武職官奉令，率同二百名兵，來到儀徵縣，先到縣衙見縣令，命他引路，去捉拿朱孝天的全家，再表這位知縣大老爺，姓王名璞，乃是科甲出身，爲官百姓，今且與朱孝天，義氣相投，曾經結拜，他不得已降了，是爲保全儀徵縣合縣的清正，而天忽然大兵到了，呈上了公事，王縣令一看，是搜捕朱孝天的全家，令儀徵縣協同辦理，王老爺看罷公事，真是吃驚不小，有心設法暫把官兵穩住了，命人到朱家送信不成，這位武職官逼着王璞，即刻就走，王縣令無奈，只得率同手下衙役引着官兵一直來到朱家，武職官一聲令下，這二百名兵丁，當時把朱宅圍住，武職官親率二十名衛兵，隨同知縣進宅捉拿，可憐朱家的上下人等，事前並未得着消息，如今一個也沒跑掉，被官兵見一個細一個，連前帶後，無分男女，盡皆捕獲，原來朱孝天，共有三位夫人，大夫人丁氏，乃是常州府的世家，名門之女，二夫人胡氏，是小家碧玉，三夫人使女收的房，但是却都無所出，因爲年歲都不大，全是花容月貌，而被那如狼似虎的衆兵們如縛小鷄子一般，把三位夫人，連許多僕婦丫環盡皆網綁，王璞站在一旁看着，心中非常悽慘，這位大夫人丁氏，還身懷有孕，

王璞不由倒吸了一口涼氣，心想，我弟無後，若能設法把這弟婦救出，萬一產生一男，將來繼續朱門中的香煙，但是用何法能救出，脫此危難呢，想着，皺眉咬牙，機幾乎要把幾根短髭捻斷，可是也沒想出辦法來，就在這個時候，衆兵都來報功，把朱孝天的全家，盡皆拿獲，一名也沒逃，武職官聞聽，也不問誰是什麼人，跟朱孝天有什麼關係，只點了點數目，男子十七名，女子二十四名，共是四十一名人犯，點明之後，便向知縣告辭，當時就要押解人犯起程，王璞忙含笑道，這位將軍，你何必這樣忙，現在天已黑了，難道你要連着夜走嗎，況且下官已給你預備好了慶賀的酒席，你可以暫把人犯押解在敝衙，你不如安憩一宿，明日清早起程，下官也好稍盡地主之誼，但不知將軍可肯賞下官這個全臉嗎，武職官一聽，很對心意，本來長官並沒限定日期，又聽說有吃有喝，落得美美足足的休息一夜呢，遂即點了頭，知縣大喜，當時命差役找來車輛，把所有的人犯網縛在車上，衆兵圍護着，徑奔縣衙來，恰好在縣衙前有一座店，便打了公館，安置這位武職官住下，把所有人犯暫押在縣獄之中，武職官分兵一半，圍守大獄，知縣跟着就命廚房，做了一桌上等酒席，給這武官送去了，又搬大罇的酒，煮了許多肉以餉官兵，鬧的這些兵將，沒有一個不說王知縣好的，王璞安置完畢，隨回到衙中，在書房休息，心中却打定了一個計較，可是這個人很難得，猶豫了半天，直到天交三鼓，方才決定，遂由書房走出，踱向後宅來，原來這位王璞大老爺，原配的夫人已故，只有一位妾室鄭氏，人非常賢慧，善於理家，王大老爺有意不續了，就想把他扶了正，鄭氏却以爲不可，一來自己的出身低微，二者年歲未到，恐怕不能服衆，所以

堅持不可，反勸說王大老爺，急速續弦，王大老爺見他不肯，也就罷了，可是續弦的事，也就擱置不談，今天王大老爺見朱家慘遭滅門之禍，意欲保存盟弟一脈，要救出這位孝天的夫人，但是事太緊促，沒有辦法，後來他急中生智，因見丁氏夫人，與自己年歲相當，體姿彷彿，便想出一個托梁換柱方法，把自己這愛妾，改裝丁氏模樣，把朱夫人換上，可是事關性命，可不曉這位愛妾鄭夫人，肯不肯捨身就義，所以在書房想了想半晌，因為除此別無辦法，方才決定，便够奔後宅來，再表這位二夫人，已得悉朱家的事，心中自然默禱告保佑朱家逃走才好，誰知神仙無靈，朱姓全家不但未逃，而且全數的捕獲，二夫人心中，又是十分的着急，命人打聽，縣太爺把衆兵安置住了，獨自一人在書房悶坐，因不熟悉老爺何意，也不敢到書房去請，只好悶坐在內宅等候，忽然僕婦來報，老爺來了，二夫人忙出屋迎接，進屋中坐定，王大老爺便長嘆了一聲，夫人忙含笑問，老爺，朱賢弟家的事怎麼樣了，王大老爺一搖頭道，唉，全數被獲，可憐朱賢弟的全家，要盡皆殉難，朱氏的香烟，也要從此永絕，能不令人痛心，說着，心內一酸，竟落下淚來，鄭氏夫人忙安慰道，老爺，你也不要傷心，難道就沒有一個辦法嗎，知縣見問到這一句，抬頭看了看僕婦人等，夫人會意，遂把他們都支出去，遂笑問老爺，你有何妙法，自管對妾身言講吧，王大老爺未曾開言，又嘆息了一聲道，唉，我呀，倒是想出一個辦法，可是只怕是空想，事實恐辦不到，鄭夫人眼珠兒一轉道，嘔，你可以說與妾身聽，王大老爺道，在官兵擒捉他家眷的時候，我看弟妹丁氏夫人，已身懷六甲，能够設法把丁氏救出，朱家的一脈，豈不就保存住了嗎，二夫

人眼珠兒一轉，隨道，依妾身想，這事不難，只須用一個法，把弟替出來，豈不就把他救了嗎，王璞聽了，看了夫人一眼，却搖搖頭道，你說的倒好，可是這個事關乎生死，誰肯捨身取義，恐怕這個人就是走到天邊也沒有地方找去，二夫人聽好了一笑道，何須到天邊去找，這個人就在你眼前了，王老爺聞聽，忙打量夫人，連連問道，這個人現在那裏，二夫人不慌不忙用手指着自已的鼻子道，就是妾身，王璞一聽，霍的站起身來，叫道夫人，你這話可是當真，二夫人也忙站起，正色道，老爺，妾身何曾跟老爺說過謊話，王璞大喜道，我的賢德夫人，你真是古今不可多得的女中丈夫，請夫人轉上，受下官大禮參拜吧，說着，撲翻身軀便拜，驚得夫人慌忙跪倒，連叫老爺，休得折受妾身，理應替老爺分憂，自是妾身分內之事，老爺何故如此，王老爺站起來叫道，夫人，我真想不到，夫人竟會這樣賢德就義，下官不是拜夫人，乃是拜夫人之義，好，時候不早了，也不便多說，你可如此如此，裝扮好了，待下官到前面去安置安置，總要便美盡善，不要被人看破才好，夫人點頭道，好，你請吧，妾身遵命就是，王老爺大喜，盡高高興興的够奔前邊來，到了書房，命小童去把心腹從人，喚了四名來，告訴他們要救朱夫人之意，並一切辦法，命他等依計行事，四從人當然是唯命諾命，王老爺命他等在書房等候，隨又够奔內宅來，只見二夫人，已依言裝扮好了，也是從人的模樣，帽子戴的很着，齊着眼眉，身體雖然還是婀娜之態，可是在這深更半夜，又有旁的從人在一塊兒裏合矮，也不易看破了，王璞甚喜，遂帶着夫人，來到前面書房，四從人一見，夫人出來了，已裝扮成從人模樣，他們却並不驚奇，因為王老爺已經

分派好了，當時也沒言語，遂即向前，分在四面，把夫人在當中一圍，跟在王老爺的背後，小童兒打着燈籠，在前引路，够奔縣獄來，趕來到獄門前，只見官兵，橫躺堅臥。醉薰薰的都是酣睡如雷，小童兒遂向前敲砸獄門，口中高叫，開門哪，太爺查獄來了，原來這位王老爺，因為關心囚犯安全，恐怕牢卒人等，私刑拷打犯人，逼索餞財，時常的夜間來查獄，這獄門口，有一個獄卒，專伺候這一擋兒，如今一聽外面砸門說縣太爺察獄來了，趕緊命人到裡邊去傳話，一切私刑停止，一壁把方孔打開，望外看了看，遂問小童，太爺在那裏，小童一側身，把燈籠高舉，口中說，這不是太爺嗎，獄卒一看，果然是王老爺，帶着數名從人，在那裏站着，便不敢怠慢，忙把獄門開放，迎着給太爺請安，太爺一擺手，却低聲囑咐，不要報與裏邊知道，獄卒忙答應是，王老爺每次來查獄，都是這樣囑咐，因為是來查監獄者的弊病，偷偷的進去觀察，所以獄卒並不覺得奇怪，心裏還在暗笑，不要報與裡邊知道哇，裏面早知道了，心裏這樣想，口裡可是諾諾連聲，王老爺便帶着從人往裏走，一直够奔西寄監所，獄官監獄使等，也不來迎接，他們本是串通一氣，只裝做不知道，却是各司其職的工作，知縣到此，不但查不出弊病來，反要讚美他們勤於職分，這都是習以為常的事了，不想今天恰巧給他們做了方便，這就是孝廉不該絕後，也是王老爺素日勤政愛民的好處，當下王老爺來到了西寄監所，乃是個大院落，四面都是一間一間的監房，凡是女犯未曾定案的，都寄監這裏，男犯押在東寄監所，已經定案的，就押到後獄去了，這裏單有個女牢頭管理，牢卒都不得在監門外警衛，乃是男女授受不親之意，其實也是故意

做給知縣看，知縣不來的時候，也是照樣各處亂串，當下王大老爺，帶着衆人一進寄監所的院門，頭一間屋是女牢頭的住所，一聽外面有了聲音，知道是太爺到了，忙走出來，給老爺行禮，王大老爺命他把鑰匙交上來，叫他外面伺候，女牢頭答應，就把鑰匙呈上，王大老爺命從人接過來，這鑰匙是一大串，開門開刑具的都有，王大老爺見把鑰匙接過之後，便率衆往前走，其實王大老爺知道丁氏夫人禁在十四號監室裏，可是不能直接就到那裏去，是恐怕女牢頭多疑，因挨門兒查看，查到了十四號監室，這屋裏押着六個人，却是丁氏夫人和五名丫環，都是繩網二臂，腳項繫着鐵索，丫環有的已睡着了，可憐丁氏夫人，自從被禁在這裏，又不知夫主生死如何，真是心中如焚，哭一陣，怔一陣，那裡睡得着，就在這個時候，忽然監門一啓，丁氏忙抬頭看，只見一個童兒打着燈籠，在前引路，知縣王璞王大老爺帶着三名從人，在後相隨，丁氏夫人自從被擒，恐怕把王大老爺連累了，所以見面裝不認識，如今見着了盟兄，仍是默不做聲，王大老爺却緊行了幾步，來至丁氏面前，低聲叫道，弟妹，愚兄特來救你出獄，但是你心裏要明白，我並非救弟妹你，乃是救你們朱氏的宗嗣，時間無多，你千萬不要固執，違背我的意思，倘走露消息，就反爲不美了，丁氏夫人聽了這話，不由怔了怔，王大老爺却忙指揮從人向前，把丁氏夫人的綁繩兒解了，項索也用鑰匙開了，扶丁氏站起來，丁氏愕然，心說，你這樣救我行嗎，明天這裡短一個人，那武將又如何肯相容，正自思想，却忽見一個從人，把衣帽都脫下來，却原來是個女子，裡邊的衣裳跟自己所穿的是一樣，再看那兩名從人，用細自己的那條繩兒，把那女子綁好，把鎖

自己的那條練兒鎖在這女子的脖項上，女子便灣身坐下，一聲也不言語，這時丁氏夫人就恍然醒悟，因想，這一定是盟兄設的法，教這個女子來替代我，把我換出去，可是這個女子，他不曉是誰，居然這樣義氣，雖然他家也許圖了錢了，但是這種勇氣，終是可佩服的，想着，因留神望那女子看，却因爲這一間屋，只有一個燈籠，光很暗淡，更兼二夫人不肯教他看出是誰來，只是低着头扭着身，丁氏夫人因看不清，正要向王大老爺問個明白，王大老爺却搖搖頭，指揮從人，不容分說，把二夫人脫下的那一套衣帽，給丁氏夫人穿戴齊整了，王大老爺便說一聲走，小童兒打着燈籠，便往外奔，王大老爺也轉身往外走，兩名從人便一左一右，護着丁氏夫人，在後相隨，此時丁氏夫人，只好由他們擺佈，跟他們一同出監，從人照舊又把監門鎖了，這兩名從人也隨後跟上，圍住丁氏，故意又到旁的監所去查，却說這位二夫人，見王大老爺率衆去後，看了看衆丫環，都是怔怔的默然無語，他們心裏也明白，這是王大老爺設計搭救夫人，因爲這位丁氏夫人，素日待下恩寬，大家很樂意夫人能够得脫性命，所以都默默的望着，及至王大老爺把夫人救走之後，他們又奇怪這個女子，居然肯替人死，這種精神也太可欽佩呢，因都呆呆的望着他不言語，鄭夫人笑道，這五五位妹妹，大約你們心裏奇怪吧，實話告訴你們，我是本縣太爺的側室，因爲我家老爺跟你家主人，是結義弟兄，我情願代夫人一死，把夫人救出去，因他身懷六甲，倘若產生一男，將來好接續朱氏門中的香煙，你們大家主僕一場，我相信你們一定也願意夫人脫險，那麼請你們保守秘密，不要走露了風聲，衆使女一聽，當時答話，哦，原來你是王太太，請太太放

心，我們決不露形跡，謝謝你，搭救我家夫人，難得你老人家這樣義氣，我等真感激你，佩服你，鄉夫人笑道，妹妹誇獎，再託妹妹一件事，明天早早向二夫人三夫人等大家，說明此意，不要大驚小怪，被人看出破綻不好，丫環道，是你放心，我等自理會得鄭夫人點頭無語，這按下不表，却說王大老爺，救出丁氏夫人，本廳再到東寄監所去查，却因爲丁夫人，行動很不自然，恐被人看出破綻，不如趁早走，想着，便把鑰匙交還，離了西監所，出大獄門，回到衙門，一直來到內宅，丁夫人把男裝脫去，路即跪倒，叩謝盟兄救命之恩，王大老爺忙躬身還禮，叫道，弟妹，快快請起，事不宜遲，後園門外，我早已命人把車預備好了，你急速逃走，我聞得令母家乃是常州世族，你想想，此刻能不能往那裡去，若能去就趕緊走吧，致於我兄弟的性命，我一定設法，能否收效，也只好聽天由命了，你就等待消息去吧，丁夫人點點頭，眼含痛含，叫道，兄長小妹妹謹遵你老人家之命，只是請教你，那替換我的那婦人是誰，王大老爺一打沉兒遂道，你不認識，告訴你也不曉得，弟妹你快快隨我來吧，說着轉身往外就走，丁氏夫人只得在後相隨，來至後園，只見一個老人家，迎着給王大老爺行禮，王大老爺便問，車都預備好了嗎，老人家忙回答，預備好了，現在園門外，王大老爺道，好，見過夫人，老人家答應是，遂向前行禮，王大老爺道，弟妹，他的名叫王福，是我家三世的忠僕，人很老誠，就命他護送夫人，到常州去，丁氏夫人一聽，忙萬福還禮，口中說，有勞老哥哥，多多的受委吧，王福忙道，豈敢豈敢，這是老奴分內之事，夫人不要客氣，折受老奴，請夫人隨我來吧，丁夫人點頭，大家遂往外走，開後園門，走

出花園，就見在們口，停着一輛轎車，趕車的拿着鞭子，在旁邊兒蹲着，車轎上坐個使女，一見他們出來，忙由車上跳下來，給王大老爺行禮。又見過丁夫人王大老爺道，這丫環，名喚小娟，沿路之上可以伺候一切，請弟妹登車，我們嘗嘗吧，丁夫人眼含痛淚，叫道，兄長，大恩不言謝，我也不跟你客氣，只請你告訴我，代替我的那女子姓什名誰，且沒有機會，小妹妹好報他的大恩，王大老爺點頭道，好，你先上車，上車我告訴你，丫環便忙向前攆着夫人上車，自己也鑽進車裡，坐在夫人的身旁，老人家跨上車轎兒，趕車的一搖鞭兒，車就要走，丁夫人忙道，恩兒，到底那女子是誰，王大老爺道，你問丫環吧，他知道，隨向趕車的擺手，趕車的答應，一搖鞭兒，便順着大道走下去了，王大老爺見車走遠，方才轉身回來，到了書房，時已將近五更，王大老爺微然休息了一會兒，天就亮了，王大老爺遂命小童，打臉水，盥嗽已畢，便有衙役來回話，武將來拜，王大老爺忙把他迎入書房，武將向王大老爺致謝，隨即告辭，王大老爺便陪着他到縣獄把一千人犯都提出來，武將親自看了數目，一名不短，便傳令兵士擁他上車，都用繩子捆縛好了，王大老爺偷看自己的二夫人鄭氏，鬚髮蓬鬆，把臉蓋的很嚴，低着頭，一聲不響，王大老爺知他是怕被人看出來，所以如此，心中真是萬分的悽慘，表面還不敢露出來，武將見一切都安置妥當了，遂衝着知縣拱手，便翻身下馬，押着車輛揚長去了，王大老爺眼含着淚，見他們去遠，方才進衙，再設法進行搭救朱孝天的工作，這且按下慢表，却說了夫人，聽縣台說，丫環知道那女的姓氏，便問，這位妹妹你知道那女子是誰，丫環笑道，叻，你可別這樣稱呼，我家

老爺既把奴才撥與夫人，你就是我的主人，我就是你的奴才，那有主人叫奴才妹妹的道理，夫人點點頭道，謝謝你的美意，你急速告訴我，那女子究竟是誰呀，丫環笑道，你還問哪，這件事可教我爲了難，我們老爺原已囑咐我們，不准許我們對你說，你若是非欲知道此事不可，也得到常州府你的家中，那才能告訴你哩，夫人聽了這話一皺眉，遂說道，你沒聽你們老爺說嗎，說你知道，教你告訴我，丫環點點頭笑道，知道是知道的，可是必須得到了你的家中，才能告訴與你呢，夫人一聽，便知其中有事，越發的追問道，你就此時告訴我，又有什麼妨礙呢，丫環想了想，遂道，既是你一定要問，我告訴你也沒有關係，替你的那女子不是別個，乃是我家二夫人，丁氏一聽，當時大驚道，哦，原來是嫂嫂，我怎麼沒有看見，丫環道，他當然不肯親自給你看，丁氏夫人遂道，車快住下，我不去了，我不能教我嫂嫂慘遭無辜，快回去，還把嫂嫂換出來吧，丫環悽然道，太太，你就不必如此了，我家老爺所以不肯告訴你，就是怕你有這一舉，你看天已亮了，我們再回去，那官兵也解着差事走了，萬一走露風聲，夫人難道你要救我們老爺跟你同歸於盡嗎，不要辜負他夫妻這一片苦心，但願蒼天保佑，使你產生一男，朱氏香烟可以永續，我家夫人雖死在九泉，也瞑目含笑，丁氏夫人聽了這話，不禁哭倒在車上，丫環百般的勸解，老人家也不住的勸說，夫人不要哭了，被人聽見不便，朱老爺不見得有性命之憂，我家夫人也不見得就送了性命，俗言說得好，吉人自有天相，但盼蒼天睜眼就是了，夫人聽了，方才漸漸止住悲聲，車往前進，直走到己分時，到了一個鎮店，遂找了一個店房打尖，吃喝已畢，微然休息了一會

兒，遂又起程前進，走到日色平夕，又來到一個鎮店，依着趕車的，就在這裏住下，老人家便問，此處離江邊還有多遠，趕車的道，還有四十餘里，老人家道，譬如我們要往前趕，什麼時候可以到江邊，趕車的道，那總得定更以後，店就不怕好打了，路上也恐怕有危險，老人家道，這不是一條明道嗎，危險不致於有，可是今天要在這兒的話，明天再往江邊趕，可就怕過不去江了，還得等後天的早晨，就算白耽誤一天的功夫，不如你受點兒累，把車趕起來，到江邊再討教找店去，明天一早就可以乘江船過江了，趕車的點點頭道，受累倒沒有關係，我是怕出危險，老人家道，沒有什麼，你就趕起來吧，趕車的點頭，便把小鞭兒拿起來，趕往前進，來到一片漫窪，天可就黑上來了，老人家抬頭一看，見前面有一片樹林，地方可不大好，遂催促趕車的快走，心想，過去這片樹林就好了，誰知怕麼有麼，將來到樹林切近，忽由樹林裏嗖的縱出來一個人，手持一口明光的鋼刀，高聲喊喝，說，我不種桑不種麻，全憑鋼兵做生涯，得把金銀財寶給我留下，來者細羊，趁早把金銀財寶獻上來，放你過去，如若不然，一刀一個，當時就給你頭戶兩分，死無葬身之地，老人家忙向他細看，只見這小子，長得非常雄壯，用彩墨打着臉兒，却只是他一個人，便忙回頭叫道，夫人，不要害怕，待老奴前去跟他說一說，他或可放過去，如果你看風兒不順可以下車躲避，說着，便跳下車來，告訴趕車的，把車打盤車轅衝後，那賊人一看，以為他們要跑，便要往前追，老人家遂忙迎上來，拱手道，朋友請了，請朋友閃個面兒吧，書中暗表，他倒不是綠林出身，因為在他老主人在世的時候，曾出任一任衛輝府，那時他家僱着一

個護院的，是綠林人出身，素日沒有事的時候，常把些綠林的故事，說與大家聽，老家人也愛問，護院的也愛說，把江湖一切規矩話等等，都問了個詳細，不想今天用上了，請朋友閃個面兒，要說這幾句話，若果對方是江湖人，聽了這幾句話，真可以放他們過去，誰知今天太不湊巧了，這個小子是頭一天刼道，一切他全不懂，聽老家人說完，他瞪了瞪眼兒道，噯，我全不懂，你趁早把金銀獻上來，萬事皆休，如果不然，看見了沒有，說着把鋼刀一擺，厲聲喝道，管教你當時就腦袋搬家，丫環在車上一聽，這個賊人大概是不聽事，央告他是不中啊，最好是保着夫人，下車躲一躲，設若老家人對付不好，我們就便可以逃走了，想着，便和丁夫人商議，丁夫人到了此時，早嚇得沒有主意了，却是無可無不可，丫環下車把夫人摻扶下來，一看賊人只顧跟老家人說話，沒往這邊兒注意，丫環便摻扶着夫人，順着大道奔回下裡走來，走出不遠，見前面有一片高糧地，丫環便用手一指叫道，夫人，咱到那裏躲一躲，且看一看動靜再說，夫人點頭，便由丫環摻扶着，進了高糧地，蹲下身軀，望這邊看着，就見那賊人，越說氣越大，老家人怎麼央求他也不成，後來老家人也不是說了一句什麼話，賊人惱了，手起一刀，就把老家人砍翻在地，丫環一見，只驚得幾乎失聲喊出來，忙回頭叫道，夫人，我們快逃吧，老主管大約沒有命了，說着，便扶起夫人穿着高糧地，深一脚淺一脚的拚命跑下來，赶到越出這片高糧地，幸喜賊人沒有追趕，可是已累得他主僕，香汗淋漓氣息緊促，再也走不動了，只得坐下休息，丫環心裏想，前面若能有的村莊，可以找個人家投宿一宵，次日再再約集村民，到肇事地點看一看老主管生死如何，

這事就算穩妥了，想着，留神往前看，只見前面黑壓壓有一片房舍，可不曉是否是村莊，想着，又休息了一會兒，遂問道，夫人，現在你歇過來了嗎，你可以走了嗎，夫人點點頭，遂道，可是咱到那裏去呢，丫環用手一指道，你看，那有一片房舍，大約是村莊，咱到那村莊可以先找一家投宿，把被劫的事告訴他們說，請他們幫同咱們到那樹林去看，看一看老主管生死如何，再作道理，夫人點點頭，便掙扎着站起來，丫環攙扶着，免強着往前走，走一程歇一程，好容易走到那片房舍，細一看，丫環就皺了眉了，趕情不是村莊，却是一座廟宇，不由嘆息了一聲道，我們白受累了，夫人道，怎麼，丫環道，趕情不是村莊，却是一座廟，可不是白受累了，夫人道，若一看是什麼廟，若是尼姑廟就好了，丫環一聽也對，遂向前來，到廟前抬頭望上借着星月光華，仔細觀看，只見山門上，豎着一塊立額，藍地白字，勅建地藏菴，夫人喜道，萬幸萬幸，正是尼姑菴，你快去叫門，丫環心裏也很喜歡，遂忙來至角門前，叩打門環，叫道，開門哪開門哪，才叫了兩聲，就聽裏面有人問，誰呀，丫環答應我，又聽裏邊說話，硬，還拿腔作勢的呢，你跑那兒闖喪去了，怎麼這個時候才來呀，丫環一皺眉，心說，這叫什麼言語，他這是聽錯了人了，想着，就聽呼嚨一響，門分左右，由裏邊出來一個小尼姑，二十多歲，頭上剃的錫亮，小臉賽粉團似的，穿藍綉子僧袍，白護領，越顯得柔媚異常，他一見了丫環，臉上頓現出驚異的神色，忙道，呦，阿彌陀佛，施主你半夜三更的叫門，有何公幹，丫環忙萬福行禮，口中說，跟少師傅回，我們是行路的，因為貪趕路程，錯了宿頭，特來到寶菴投宿，望祈少師傅方便，明日早行，必有香

資奉上，小尼姑怔了怔道，嘔，就是你一個人嗎，丫環回身一指道，還有我家夫人，尼姑抬頭看了看，遂道，呦，要說這件事，倒是沒有什麼，可是有一宗，我不能作主，得稟過我師父，你請稍候一會兒，待我給你通稟一聲兒去，我師父要留你住呢，你別喜歡，要是不留呢，你可也別惱，丫環點頭道，原該如此，請少師父多美言吧，小尼姑點頭，遂開了門進去，丫環只得轉身，來至夫人面前，主僕二人等候，不大的功夫，隨見門兒一開，尼姑由裏面出來，丫環便湊過來問道，少師父怎麼樣，尼姑笑道，二位施主裡邊請吧，只是房子窄狹些，你只好屈尊一夜吧，丫環大喜，便忙來摻扶夫人，隨同尼姑進了廟門，尼姑把門關上，引着他主僕往裏走，穿過好幾重院子，來到一所跨院，上房三間，東西各有廂房，尼姑忙把上房屋門開了，先進屋把燈點上，然後請他主僕進來，夫人一看，雖沒有陳設，所有床鋪桌椅，却是樣樣俱全，夫人乏極了，便走到床前坐下，尼姑便問，你們吃飯了嗎，丫環忙道，我們用過了，你費心先給沏壺茶來吧，尼姑答應，便轉身去了，夫人躺在床上，心裏想，這算到安全地方了，可就想起自己的命苦了，遂嗚嗚痛哭起來，丫環也是傷心，也陪着掉幾點眼淚，遂百般的勸解，好容易把夫人勸好了，却覺得那尼姑，怎麼一壺茶沏了這麼半天，莫非等水現開嗎，想着，又等了一會兒，仍不見到來，夫人哭的口渴得很，因問道，怎麼茶還沒有泡來，丫環一聽，遂道，待我看看去，說着，遂走出屋門，要去找一找小尼姑，何以這壺茶這麼難泡，誰知將到角門，就聽角門外有人說話，你追了來幹麼，却是那小尼姑的聲音，又聽一個男子的聲音，笑道，我一時一刻看不見，心裡難忘，尼姑道，胡說

，別來這兒說這種的話，趁早滾回去，我把這壺茶送到裏邊去，跟着回去，丫環聽到這裏，心說，不好，原來這個尼姑不是好人，不然，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出男子來，我趁早躲開他們，想着，撒身要走，却聽那男子道，你給誰送茶，誰在這院裏住着，丫環一聽，便又站住身驅，只聽尼姑道，你管咧，我的事你趁早別管，及早滾到前邊等着去，男子道，不成，你不告訴我可不成俗語說的好，好事不背人，背人沒好事，不用問，你這小禿頭，得新忘舊，尼姑啐道，呸，賊心爛肺，壞了腸子的小猴兒，你那心裏不捉摸別的，人家是借宿的，男子道，什麼，借宿道，怎麼單單跑尼姑廟裡借宿來，不知道不方便嗎，你說這話也應該想一想，合乎道理再說，這話說的太沒有邊兒，投宿一定是走遠道兒的，既然走遠道兒決沒有不跟着男人的道理，尼姑道，可說呢，我也疑心，這確實不是瞎話，這就是兩個女子，一個好像是夫人，那個年青的，大約是丫環，男子道，啊，那個夫人有二十多歲，不到三十歲，那個丫環也就是十六七歲對不對，尼姑道，對呀，你怎麼知道，男子道，哦，趕替他們跑到這裡來了，這可合該，丫環聽到這裡，不禁大驚失色，心說，啊，這男子是誰，莫非衆兵發覺那夫人是假，特遣人來追嗎，又聽那尼姑問，你到底怎麼認識他們的，實話，那人道說實話就是實話，告訴你也不要緊，今天我把錢花沒了，去做買賣，尼姑插言道，做什麼買賣，大概是劫道，男子道，那錯不了，這是好漢做的，尼姑道，什麼好漢做的，不定那天教官面捉着，就該砍你腦袋了，男子道，砍腦袋又算的了什麼，腦袋掉了，盈大的疤啦，再過二十年，我又是這麼一條好漢子，尼姑道，呸，露臉露臉，人家都講究露臉哪

，你這可好，當土匪，男子道，少說廢話，聽我對你說，我正在樹林裏等着啦，可巧來了一輛轎車，車裡坐着兩個女子，一個是太太，一個是丫環，在車轎坐着一個老頭子，我一看這號買賣有油水，當時出去一劫，那個老頭子下車跟我對付，我望車裡一看，嘿，那個娘兒們長的那個好哇，尼姑道，哼，大概窮心未退，色心又來了，男子道，你先別說，我還是真沒往那兒上想，我的意思，完全在財上啦，我想要把携了來，找個主兒一賣，豈不可以賣一筆好錢嗎，沒想到那個老頭子，死乞白賴跟我麻煩，我惱了，給了他一刀，把他砍躺下，再到車那兒一看哪，那主僕二人也不曉在什麼時候，溜着跑了，好在車上還給剩了一個包袱，我一看倒都是值錢的東西，約莫够我吃個三年二載的，跑了就跑了吧，所以我也沒追他們，就回來了，丫環一聽，心裡這才明白，嘔，趕情這廝就是在樹林劫道的那個賊子，想着，又聽他繼續說道，真想不到，他們竟會跑到這裏來了，這可真是撞到門上來的財，這還不得着呀，尼姑道，得啦，別這麼損了，留點兒德吧，劫人家的財，還不够受的，還要賣人家，害人家，你這樣做事，阿彌陀佛，恐怕上天不容吧，男子笑道，我不管什麼叫上天下天，打槓子的還聽古人詞嗎，咱這麼辦，我跟你商量點兒事，尼姑道，這大概又沒有好事，你說吧，什麼事情，男子道，他們身上可都帶着好東西，不用說旁的，就說首飾一項，我這不過得了一個小包袱，就够吃個三年二年的，他們兩人身上，每人有一個大包袱，裏邊的首飾多着了，要是給你的話，你一辈子也戴不盡，尼姑道，別說廢話，我用不着那個，男子笑道，你現在固然用不着，將來你不是要還用嗎，等還俗時候，你還用不着嗎，尼姑沉

了沉遂道，你說你到底想怎麼樣吧，男子道，我想啊，說到這裏，底下的話聲音極小，丫環聽見，可是心裏明白，這還有什麼好事嗎，只聽尼姑笑道，吓，我就知你安着這個心，我不管，你要辦你自己去吧，我們可不希罕那個破首飾，丫環聽到這裏，心說，一定是這麼回事，我別儘自在這兒聽着了，趕緊稟告夫人，設法逃走要緊，主意打定，便撤身回來，夫人等的心中很着急，一看丫環慌慌張張的由外面進來，並沒泡茶來，心中很是不悅，正要問他，丫環喘吁吁的道，夫人，大事不好了，咱們誰了龍潭，又入虎穴，趕情這廟跟方才那刦道的是一黨，夫人聽了大驚，霍的坐起來，忙道，噯呀，這可怎麼好，丫環道，趕緊逃走吧，他二人在前面，我們往後走，若有後門就算逃脫了，夫人答應，忙拿起包袱，丫環摻扶着，主僕二人往外走，將到門前，就見籠一啓，那尼姑帶着一個大漢進來，夫人一看，只見這大漢身量高大，漢仗魁偉，臉上怪肉橫生，濃眉闊目，生得非常凶惡，頭戴青緞色壯士巾，身穿青箭袖，腰絲綉帶，散披一件英雄氅，脊下插着扎刀，夫人只驚得渾身立抖，面容改色，看官你道這大漢是誰，到底是怎麼回事，原來這小子，他的名叫畢英，乃是個泥腿光棍，素日無惡不做，而且好魚色，這庵中的小姑子名喚印月，乃是個不長進的下流東西，可是畢英沒於印月的報效，却是竭盡精誠，不遺餘力，沒有錢了，就到大道邊上去刦，今天偏巧刦了丁氏夫人，他在遠遠的看見裏是兩個女子，雖然看不清，可是覺得一定長得很好，他可就沒安好心，偏這這位老人家跟他一個勁兒對付，畢英但有一線之路，也是不願傷人，後來教老人家把他麻煩的，實在真急了，便照定老家人的肩頭，砍了一刀當時

把老頭兒砍翻，就這一刀，老人家雖不致喪命，可是年紀大了，當時疼的昏迷過去，這小子便奔了轎車來，趕來到車前再看，車裏的女子，已不知在什麼時候逃掉了，畢英納悶，心說，這麼點會兒功夫，他們跑那兒去了，想着，因留神望各處看，那裡有他們一點影兒，只有趕車的蹲在道邊，偷着眼看他。畢英究竟是賊人胆虛，心說，我看車裏有麼沒麼，弄點金銀一走得啦，趁早別妄想，免得出麻煩，主意打定，便躍上車子，留神一看，只見有個小包伏，打開一看，裏邊盡是金銀細軟之物，價值總得頂一萬銀子，畢英大喜，心說，這號買賣算做着了，想着，遂跳下車來，喜喜歡歡的回到自己的家中，把東西藏匿好了，但挑了一付鐲子，兩戒指，一串練子，掖在腰間，够奔尼庵來，見了小尼印月，心想把這東西送給他，誰知小姑子印月，正在廚房裡沏茶，畢英趕了來，小姑把不耐煩告訴他，你快去屋裏等着去吧，我把茶送去，跟着就回來，畢英道你給誰送茶去，小姑子道，你不要問，說着，往外走，畢英就在肩後跟着，趕來到跨院角門，小姑子道，你跟來幹麼，畢英這才問他，到底給誰沏茶，小姑子一告訴他，這小子淫心復起，因和小姑子商議，剗下金銀首飾歸你，把人歸我，你可得幫着我進行一切，小姑子自然也是見錢眼開，當即應允，兩人便計議了一個辦法，一先一後追進來，恰巧丁氏夫人要跑，沒等出屋，竟被他們遇在屋裏，小姑子道，呦，夫人你要上那裡去，茶給你沏來了，你喝茶吧，丁氏夫人往後倒退，用手指着畢英道，他是何人，尼姑將要說話，畢英却把他往旁一推道，躲開，隨向前一步，你問我呀，我不是外人，趁早老老實實的，萬事皆休，如若不然，你來看，說着，一圓手，噉的就

把鋼刀掣出來，厲聲喝道，我把你碎屍萬斷，教爾死無葬身之地，夫人大驚，因往後倒退，大聲疾呼，畢英大怒，把眉毛稍一立，厲聲喝道，不識抬舉的東西，我知你是不想活了，你就拿命來吧，說着，奮身奔過來，把鋼刀一舉，就要往下砍，他可不是真砍，不過吓嚇夫人，丫環却忙向前橫身把夫人擋住，高喝道，賊子休得無禮，畢英一看丫環攔擋，他的刀可就下來了，彭的一聲，正劈在丫環的肩頭，丫環噯呀一聲，翻身栽倒，畢英往前一上步，把刀直指到夫人的胸前，高喝道，你不從，就是死，夫人一看，他把丫環劈死了，自己也就不想活了，一挺身軀，大罵道，好賊子，你就把你家夫人殺死吧，畢英一衣，一甩手，嘴的把刀戳在地下，張二臂向前去，夫人大驚，忙轉身走，拚着命的呼叫，就在這個時候，猛聽得門外，有人念聲，南無阿彌陀佛，畢英一驚，忙回頭觀看，忽見籠籠一啓，由外面進來一個大和尚，年紀約在四旬上下，高身量，大個頭兒，虎背熊腰，頭如麥斗，新剃的頭，趣青頭皮兒，錚光倏亮，而似生蟹蓋，兩道抹子眉，一雙大環眼，獅子鼻子，火盆口，嘴露四個虎牙，下頷聯鬚絡腮，青鬚子碴兒，身穿一件米黃色僧袍，青護領腰繫絲綠，青中衣，高腰襪子，開口僧鞋，手打着問訊，兩隻眼睛，光華灼灼，望着畢英，踏步走來，口中高念，南無阿彌陀佛，畢英一看認得，是金佛寺的四當家的，他的名叫覺禪，外號人稱金睛羅漢，這個和尚可不好惹，畢英最怕他不過，一見他奔自己來了，慌忙站住，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道，我當是何人，原來是四當家的，四當家的一向可好，小子這廂有禮了，和尚不答，却一伸手，把畢英那口刀提起來，畢英見光景不好，一抹身軀，想要奪路逃走，那

和尚却一個箭步，縱到畢英面前，一抬腿，叭的就把小子踢了一溜滾兒，隨跟上一步，手起一刀，就把小子的人頭砍落，夫人見此光景，只嚇得渾身立抖，體似篩糠上下的牙齒直捉對兒，小姑娘也嚇黃了臉，不敢怠慢，轉身便跑出去，和尚一陣冷笑道，先讓你去，回頭咱兩人再算賬，說着，把鋼刀一丟，邁步來至夫人面前，手打問訊，口念南無阿彌陀佛，夫人不要害怕，這淫徒無禮，合當殺却，不要以爲僧人凶狠，古語有云，殺惡人即是善念，夫人忙道，是是，多謝大和尚救命之恩，小婦這廂有禮了，說着，飄々萬福，和尚忙道，施主，不必多禮，你的來歷我都知道，也無須多說了，快隨貧僧離此是非之地吧，夫人覺得這和尚，既來救自己，當然是好人，遂連連答應，是是，有勞大和尚，你在頭前帶路，和尚點頭道，隨我來，說着，抹身往外走，夫人回頭看了看丫環，只見他臥於血泊之中，一動也不動，大約已絕氣身亡了，心中非常傷感，可是事到如今，也就無法顧及他了，只得忍悲含痛，隨着和尚出了廟門，和尚遂道，施主，現在你既沒有去處，貧僧暫且給你找個安身所在可好嗎，夫人道，多謝大和尚，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誰教師傳，貴上下怎麼稱呼，寶刹在那裏，小婦人日後倘得寸進，也好報答你老人家的大恩，和尚道，施主，不要客氣，這是貧僧分內之事，我觀施主，甚艱於步，此刻又無車可乘，這便如何是好，也罷，待貧僧背施主前行吧，說着，向前一步，一拉夫人，不容分說，就把夫人背起來，夫人一見，這是什麼意思，遂忙道，大和尚，你不要受累，我能走，和尚不答，一伏身形便跑下來，夫人連說了數十句，他只是不言語，也只好由他，跑了足有一個更次，來到一片房舍，門兒却是很

小，好像是後門的光景，和尚到門前，用手一喚門，支的門就開了，夫人一看，好像是一座花園，却只有樹木，並無花草，也沒有樓亭山水，倒有一座一座用磚砌成寶塔的樣子東西，不曉是什麼，心中便覺得有些不妙，因問道，大和尚，這是什麼所在，和尚見問，遂把夫人放下，回身說道，這來到天上了，難道你不曉得嗎，夫人一怔道，什麼是天上，你這話我不明白，和尚說道，你不是不明白嗎，等一會就明白了，說着，一揚手，照定夫人的當頂，猛的擊了一掌，夫人一機伶，就覺着一陣昏迷，翻身栽倒，就沒了知覺，也不曉過了多少時候，忽覺有一股涼氣，竄入鼻孔，頓覺神智清爽，啊嚏啊嚏打了兩個嚏噴，便睜開了杏眼，却見自己被繩兒綁着，坐在一張椅子上，却已經到了屋裡了，心中十分驚訝，不禁呀了一聲，忙抬頭看，只見那和尚端坐在禪床上，兩旁還站着四個小沙彌，回想方才的情形，我是被這和尚一掌擊倒，諒來這地方，一定是匪窟了，真可憐，我才出龍潭，又入虎穴，看來今天我這條命，一定要斷送於此了，想着，不由心中一陣焦急，却見那和尚笑道，施主，你醒過來了嗎，可知這是什麼所在，夫人倒吸了一口涼氣，叫道，嚶呀，大師傅，你不是救我嗎，何故把我帶到這裡來，何故細我，這是什麼所在，我不曉得，和尚笑道，我不但救你，而且要渡脫你，既然不曉得這是什麼所在，等洒家告訴於你，此處乃是小西天極樂園，你既到此，已非凡體，不久便要成爲女菩薩了，還不馨香拜禱我佛的慈悲嗎，夫人一皺眉，遂道，胡說，自古從未聞有細着成佛的，和尚笑道，這你更不明白了，成佛豈是平凡個事，必須歷世遭劫，再加參修，方能有成，你原是我佛駕前的女菩提，因背忤倫文故而

降世，受盡人間浩劫，方許復還原身，只是我佛因念你素行賢孝，根性未泯，故遣我師降龍尊者下世，在此建設小西天極樂園，內設凡間所有一切苦樂悲歡大浩劫，命你在此一一歷遍，便可飛昇，復還原體，我佛也是惟恐門人弟子，歷世遭劫，一旦遇外魔物誘，把根性泯滅，豈不可惜嗎，這時捆你，你以為受屈了，豈不知還有比捆更甚的刑罰哩，夫人聽了這一片言語，明知是一派胡言，却不敢和他頂撞，因說道，大和尚照你所說，我在這裏歷遍各劫，便可復還原身，省得在世累年累月的受罪，是不是這個意思，和尚喜道，正是這意，可喜你根性未泯，既這樣明白，預料不久，便可飛昇了，夫人道只是大和尚的明鑒，我在世上受苦，是一點一點的，在這裏要一氣完全受遍，我怕我的體質軟弱，一旦不支，反把根性隕滅，豈不是求得反失了嗎，所以我情願慢慢到世上去受，望大和尚開恩，把我放出去吧，和尚道，這個你又不明白了，所謂極樂園者，刑罰却分兩種，要是心地明白，肯聽說，按我的指揮行事，能樂世上所未有的極樂，若背我而行，就許歷盡地獄，所無之極苦，上給個樣子你看，自然難明白，因令小沙彌你們去，把他們喚出來，教他且賞鑑賞鑑我們佛國的風光，小沙彌答應一聲，便分向東西屋隅，那裏各有一盞紅色的掛燈，就見小和尚用力往下一拉，東牆裏，便轟轟的作響，牆皮移動，霎時之際，現出十二個小門兒，由每一個門裏，走出青年男女，夫人一見，慌忙把頭低下，却又聽得西牆，也是咕嚕作響，因不知是否跟這也一樣，不禁回頭觀看，但見和這邊是一樣，便忙閉了眼睛，只聽他們跳跳鑽鑽的，來到和尚面前，紛紛行禮，那和尚便道，你們且站立兩旁，因又叫丁氏夫人，女善

提你睜開眼來看看，這便是歷世遭劫心地明白的佛門弟子，你看他們多麼快樂呀，你如能順從我的意旨，便也會得到這樣的樂趣，夫人聽了，再也忍捺不住心中怒氣，見緊皺蛾眉，圓睜杏目，咯吱咬碎銀牙，嬌聲罵道，該死的囚徒，禽獸不如的強盜，分明是魔窟偏要說是佛地，這樣凌辱女性，早晚不得好死，和尚一聽，不禁勃然大怒，好賤人，竟敢口出不遜，不給個利害你看，料你也是不應的，來呀，且給我重打八百，回頭再問他，四小僧一聲答應，如狼似虎的蜂擁向前，由旁邊搭過一個木頭的十字架來，七手八腳的把夫人反捆在十字架上，兩小和尚每人提一條皮鞭，走到十字架前，對面一站，一對一下，亞賽雨點兒似的，叭叭的亂行，只打得夫人，先是痛哭，繼則叫罵，終乃力盡聲嘶，氣息奄奄，和尚見打得不輕了，遂喝一聲止，兩小和尚便停了手，和尚便問道，女菩提，現在你明白了嗎，你是從也不從，夫人咬定牙關，兀自不作聲，和尚大喝道，你說，再要不應，就休怨酒家無情，管教爾死無葬身之地，夫人一抬頭，叫道，凶僧，你就把我殺死吧，不然我又要罵了，和尚一皺眉，心說，想不到這小賤人，竟有這樣骨氣，也罷，不如就送他去吧，想着，便厲聲斷喝，南無阿彌陀佛，好，既然爾勒令要死，來呀，把這小賤人凌遲處死，小和尚一聲答應，便取過一口明煌煌的鋼刀，來至夫人面前，叫道，女菩提，你不要執迷不悟，現在若答應，還可以保全性命，若容我鋼刀一落，你這條小命，就算嗚呼哀哉了，夫人一挺胸脯道，小凶僧你來，說着他就把眼睛閉上，小和尚一看，心說，這個娘兒們心橫啊，想着，因回頭以目視大和尚，凶僧大怒，因斷喝一聲，行刑，小和尚答應一聲，嘖：說着，把刀一

舉，先要卸夫人的胳膊，說時遲那時快，鐮刀一恍，但見白光一閃，耳輪中就聽味的一聲，紅光崩現，死屍翻身栽倒，大和尚忙留神看時，但見夫人，依然好端端的在十字架上網着，那小和尚却栽倒在地，嗓子眼多了一個血窟，他左手還攢着一隻鏢，和尚愕然，心說，這是有人打的，他一疼，才自己拔下來，難道這地窖裏，又發生了奸細了嗎，正自思想，忽聽得前面，支的隔扇門兒一開，由外面忽的縱進一人，真不亞如燕兒一般，轉眼便到那小和尚的面前，一伏身，把鏢拾起來，在小和尚身上擦了擦血跡，往囊中一掖，把凶僧驚得霍的站起來，高喝道，什麼人，一壁留神觀看，只見那人，年在四十多歲，中等身材，英姿秀偉，而如古月，兩道八彩眉，一雙虎目，皂白分明，神光灼灼，顧盼神飛，准頭豐隆，四字海口，唇紅齒白，大耳垂輪，三絡短黑髯，在胸前飄擺，頭戴翠藍色緞紮巾，迎門茭菇葉，在鬢邊襯一朵白絨球，身穿藍緞色箭袖，白絨緇打的大朴刀，真是威風凜凜，像貌堂堂，和尚看罷，料非等閑人物，二次又喝問，來者何人，速速報名受死，那人一長身軀，哈哈一陣狂笑道，問我嗎，我把你這瞎了眼的凶僧，你可要站穩了聽着，咱姓勝名英字子川，綽號人稱神鏢將的便是，看官你道，這位勝三爺怎麼變成這樣像貌了，你可別忘了，這是倒筆書，敘述四十年前的事，那時勝三爺，正嘯聚風虎山，威名遠鎮，此次到儀徵縣來，是有要緊的公務，他們夜行人，向來是喜歡夜行，在走之間，忽由對面來了一條黑影，在背後似乎還背着個人，勝三爺忙隱住身形細看，却見是一個和尚，背着一個女子，勝三爺一

皺眉，心說，出家人背女子夜行，還有什麼好事，倒要看他背到那裏去，想着，便暗地隨來，到了一座塔院裏，忽見和尚用迷藥把女子擊倒，轉身來至一座塔前，用手一按，啞吧一聲，現出機關門，和尚就把女子往脅下一挾，鑽進機關去，勝三爺隨後跟進來，曲曲灣灣經過許多所在，來到一所院落，對面有五間禪堂，都是一色紅隔扇門，有燈光射出，和尚便挾着女子進去，勝爺便潛足潛蹤，來至隔扇窗下，舐破窗櫺紙，望裏窺視，只見凶僧在上邊坐着，把女子綁在對面椅子上，先用好言解勸，繼用酷刑拷打，勝爺因為他是個女子，搭救不便，心想等把他囚禁個所在，自己再不動聲色，把他救出去，誰知凶僧竟要把夫人置之死地，勝爺才無奈，登鏢打死小和尚，飛身縱進來，當下勝爺一報名號，凶僧聽了，真是吃驚非小，因為神鏢將勝爺的名望，都貫滿了耳朵，如今一聽勝爺到了，當時往後退，回手操刀，口中高喝，哦，原來你就是勝英，我看爾往那裏逃，說着，便惡狠狠的奔過來，勝爺也不敢怠慢，忙回手把魚鱗紫金刀抽了出來，睜眼看着，凶僧奔至近前，力劈華山勢，照定勝爺的當頂便劈，勝爺不慌不忙，見他刀到近前往旁邊一閃身，趁勢走裏腦纏頭迎風掃，說時遲那時快，和尚一刀刺空，才要往回撤，倏見白光一閃，人家的刀就到了，再想躲開，又焉得能够，就聽哧的一聲，真是好糟的脖子，好快的刀斗一般大的禿頭。咕嚕嚕滾出很遠，普通屍腔栽倒，登了登腿，便嗚呼哀哉了，小和尚一見，都嚇了個胆裂魂飛，忙轉身要逃，勝爺却不肯讓他走，因為這廟裏聲勢浩大，倘若到前面一報告，這事就麻煩了，遂颯々打箭步，追上前去，一刀一個，都結果了性命，隨一回手，把刀又插在背後，轉身來至夫

人面前，這時夫人，已嚇得呆了，勝爺便道，這一婦人，你不要害怕，我特來救你，說着，遂伸手把他的綁繩解開，夫人自是又驚又喜，喜的是自己遇了救星，我朱家還不致斷了根蒂，驚的是恐怕勝爺也跟和尚一樣，把自己救到旁處去，也不懷好意，因問道，這位恩公老爺貴姓，勝爺道，事在緊急，無暇說話，有什麼話，咱到外面去講吧，說着，把夫人往脇下一挾，遂忙出禪堂，順着地道跑下來，沿路之上，幸喜無人撞見，趕來到機關門兒，就聽裏面，噹啷啷鑼聲響亮，大約是有人發現和尚被殺了，可是勝爺已躍出地道，就是再被他們追上也不怕了，夫人一見，又到了這個破園子裡了，自己却由塔裏出來，不禁恍然醒悟，方才一定是那和尚，把自己打昏之後，從這裏下去的，勝爺却是刻不停留的往前走，到了後門，開門出來，又伏身跑了一程，前面來到一片樹林，勝爺進樹林，才把夫人放下，自己撒身站在一旁，夫人定了定神兒，一看勝爺，站的很遠，而且恭々敬々的，便知是位正人君子，俠義英雄，遂向前一步，屈膝跪倒，口稱恩公老爺在上，少婦人給你老人家叩頭，說着，便拜下去，勝爺忙閃身躲開，抱拳拱手叫道，這位夫人快請起，在下不敢當，夫人道，請教恩公，貴姓高名，勝爺道，小可的賤名，不是在那廟中，已然說過了嗎，夫人翻了翻眼睛道，啊，那時我是嚇糊塗了，並未聽着，勝爺搖搖頭道，你請起，夫人答應，是，遂站起身來，勝爺道，請教夫人，貴姓大名，尊府在那裡，因何落在凶僧之手，斷道其詳，夫人見問，不禁二目落淚，叫道恩公大人，我看你是俠義英雄，就對你說了實話，大

約也沒有關係，我是如此如此，就把自己的夫主就義，全家被縛，蒙盟兄大老爺夫妻相救。不期途中又遇強人，而致落在凶僧之手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勝爺聽罷，不禁怒氣冲天，就把虎目瞪圓，叫道夫人，你自管放心，尊夫的性命，包在我的身上，我不能坐視，夫人聽了這話，自是大喜過望，叫道恩公，還有王家嫂嫂，你務必把他救出來，勝爺連連點頭道，當然當然，這樣的義婦，我自然不能教他屈死，請問夫人，此地你有安身之所嗎，夫人皺皺眉道，沒有呢，勝爺道，沒有只好先住店了，此刻你能走嗎，夫人點頭道，可以行，勝爺道，如此我們走吧，夫人點頭，便隨同勝爺，穿過樹林，往前走，走到天光大亮，來到一個鎮店，勝爺遂找了一個店房，把夫人安置在店房之中，叫過店小二，問明地藏庵的住址，便自够奔地藏庵來，趕來到地藏庵進廟一找，一個人也沒有，尼姑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丫環的屍首也不見，只有那匪人畢英的屍首，仍在屋裏躺着，勝爺納悶，心說，丫環的屍首怎麼不見了呢，難道那尼姑逃走，還把他屍首帶了走嗎，想着，留神一看，只見地下，有殷殷的血跡，奔戶外去，勝爺心想，莫非他們弄走埋去了，想着，便順着血跡走出來，倒着往後走，一直來到了後園，出了後園門，見前面有一叢茂葦，這血跡便進了葦塘去，勝爺心中明白，他們一定把屍首扔在這裡了，想着，遂分着葦子進來，才走了兩步就見裏面，爬伏着一個女子，正是丫環的服色，却見他忽的回過頭來，看了勝爺一眼，臉上頓時現出驚惶的神色，勝爺大喜，心說，這是沒死呀，便走過來，問道，你是伺候朱太太的使

女嗎，你不要害怕，現在你家夫人，已被我救了，特命我來尋找於你，丫環一聽，遂有聲無力的道，哦，原來是恩公老爺，恕我有傷痕在身，不能給你老人家行禮了，你道這個丫環怎會沒死呢，原來畢英雖然有力氣，究竟是個笨家子，他那口刀，也不似江湖人那樣鋒利，他剝的本是丫環肩頭，砍的時候，丫環害怕，又往下一蹲身，跟勢倒在了就地，雖然砍的很深，却是不碍性命，但是他連疼帶嚇，竟昏死過去，及至蘇醒過來，睜眼再看，屋中一個人也沒有了，在旁邊却躺着一具屍首，細看却是那匪人畢英，丫環一見，心中甚喜，料想夫人一定是遇救了，但是何故不叫着我同行，唉，也許是以為我已經死了，便扶着肩頭，掙扎坐起來，定了定神兒，心說，我也得走哇，這裡乃是危險之地，我不及早離開才是，想着，便掙扎着站起來，拚着命的往外走，却不敢走前邊，往後找後門，一步三幌的，也不曉歇了多少次，才走出了後園，來到葦地，實在走不動了，便爬進葦地裏休息，心想歇過來，再做道理，不想勝爺却順着血跡找了來，當時一看他肩上的刀傷很重，便忙由囊中取出一粒定心丹，命他嚼碎嚥下去，這種藥是勝家門兒獨傳，乃是止痛的妙藥，吃下去立竿見影，當時就把疼止住了，遂掙扎着坐起來，勝爺教他不要動，待我去找輛車子來，好去見你家夫人，丫環答應，勝爺便到大道邊，恰好是面有一輛轎車走來，三爺甚喜，遂迎上去，心想要僱這輛車子，誰知那趕車的一見了勝爺，忽然把牲口一勒，車就打盤，那意思要奔回下裡跑，勝爺一皺眉，心說，這是什麼意思，遂伏身追過來，高聲喝道，唉，站住，趕

車的一聽勝爺喊喝，就不敢動了，忙答道，嘖嘖你有什麼事，勝爺道，我僱車，趕車的一聽慫道，哦，你僱車呀，對不起，請你雇別人的吧，我這車上有座兒，勝爺一聽，不覺望車裏看，果見在車裡躺着一個老者，肩臂纏着白布，由裡面冒出血來，因不由心中一動，遂道，車裡是誰，怎麼受的傷了，趕車的道，不不是受傷，是長瘡了，勝爺搖搖頭道，你要說實話，你們可是要找人嗎，這句話尙未說完，車裏的老者，忽然抬起頭來道，啊，不錯，我們是找人，勝爺道，你們找誰，老者道，找我家夫人，勝爺道，可是昨天被劫逃走的那一雙主僕嗎，老者一聽，遂霍的坐起來道，不錯不錯，莫非你老人家見着他們了嗎，勝爺點頭道，這倒巧得很，他二人都被我所救，你快趕着車，隨我來吧，趕情這輛車上的老者，不是別正，正是老義僕王福，原來昨天老人家被那賊子畢英，一刀砍翻，傷痕並不十分重，老人家怕他再砍第二刀，遂躺下不動，那賊子果然以為是把老人家砍死了，遂即够奔車子去，老人家回頭看，只見夫人與丫環已經逃走了，賊人只拿了一個包伏走，老人家心中甚喜，這總算是萬幸，趕到賊人去遠，趕車的便走過來，一看老人家並沒死，遂問道，老人家怎麼樣，老人家皺皺眉道，被他砍了一下兒，倒是不要緊，賊人去遠了嗎，趕車的道，已經走了，老人家道，趕緊尋找夫人，往下趕路要速，趕車的一聽，心說，還趕路啦，若不是你掛着趕路，那有這個事情，心裏想着，口中却說道，我先把你扶起來吧，老人家道，行，我自己能起，你赶快找夫人要緊，趕車的答應，便各處尋找那主僕二人，誰知竟杳無蹤跡

，把附近各處，都找到了，也不見他主僕二人，遂即回來，報告老主管，此時老家人已掙扎着站起身來，自己扯了一塊衣襟，把傷痕纏上，一聽說夫人丫環，俱已不見，心中非常着急，自己又親自找了一回，可憐他那大年紀，雖然傷痕不甚重，可究竟是年邁了，不禁一走一停，光景十分可憐，趕車的遂向前勸道，老人家，別找了，我想他們一定逃到附近村莊，找地方投宿去了，不如咱且回到前面鎮店，休息一夜，明天再到這附近各莊村去找，我想一定可以找着，你以為怎麼樣，老家人一聽，倒是有理，也只好如此了，遂點點頭，趕車的就把他摻扶上車，趕回鎮店，這時天就二更已過，將近三鼓了，仗着趕車的有熟店，遂把門時開，住了一宿，次日天光一亮，老家人起來，就催着快走，趕車的却恐怕他的傷痕受了風，遂命店小二，請了一位外科的先生來，給老家人看了看，上了點藥，用白布纏好，這才出離店房，趕車的把他扶上車輛，遂够奔這被刮的附近尋找，正走之間，忽見迎面走來一人，趕車的一見神情不對，他也是一朝經蛇咬，三年怕井繩，以為勝爺也是匪人了，因而要跑，勝爺遂忙追上，問明他是王福，遂命趕車的，趕着車輛，引他們來到葦塘，哉訴王福，丫環在這裏了，你們可把他摻扶上車，我再領你們去見夫人，王福忙答應下車，進葦塘一看，果見丫環在地上坐着，丫環一看老家人也沒死，心裏也很喜歡，遂即上了車，老家人跌轆兒，趕車的一搖鞭兒，跟隨着勝爺，一直來到店房，告訴他們夫人就在這店裡住着，丫環大喜，也不顧得傷痕疼痛，遂即下車，隨同勝爺，連王福一並進來，到裏面見了夫人，少不得要悲痛了一場，彼此各敘經過情形，總算不幸中之大幸，勝爺道，

現在你們可以在此歇息一宿，次日天亮起程，到江邊也不過就午牌時分，沿路統不致於出錯了，盡管過江，奔常州府去，至於你先生的事，我自設法搭救他就是了，夫人答應，他們主僕三人又一齊跪倒，叩謝救命之恩，勝爺命他們起來，便答訕着退出，到了櫃房，給擱了二十兩銀子，告訴先生，這兩天的店飯錢，由這銀子裏扣，剩多剩少算是給夥計的酒錢，先生忙謝過，勝爺便出離店房，徑奔揚州府來，一路無話，這天來到了揚州府，一進城就聽行人街談巷議，都是可惜朱先生的全家，現在都被押將軍府，朱孝廉又堅持不服，大約不久，他的全家就出斬了，勝爺一聽，朱孝廉全家尚在將軍府押着，心中很喜歡，以為可以容功夫搭救他們了，遂有意無意的，打聽將軍府的所在，有人告訴，就是當初的總兵衙，勝爺聞聽，心中甚喜，遂溜溜躡躡够奔將軍府來，趕來到了將軍府，遠遠的一看，就見一層一層的兵丁，都是弓上弦，刀出鞘，防衛的十分嚴厲，勝爺不由一皺眉，看他如此防衛，出入恐怕不易，想着，便不敢向前進了，因往旁處繞，圍着將軍府轉了個圈兒，誰知四圍都有兵丁把守，恐怕有奸細作祟，故而對於防衛上，非常嚴密，勝爺心裏很爲難，又一想，不拘如何，我也得來呀，是否能成功，只好聽天由命了，想着，便又轉到前街，信步往前走，走出不遠，就見路東有一座店，字號是賢集老店，勝爺便走進來，店小二忙迎過來，勝爺遂問他，有跨院沒有，店小二忙道，有有有，你請隨我來，勝爺點頭，遂跟着他到西跨院北上房，勝爺見這院裏很清靜，當即告訴店小二，這院裏不要租別人了，算我包租，該多少錢，一總給你，店小二忙道，好吧你啦，說着，遂打臉水倒茶，跟着把晚飯做了來，勝爺喫喝

完畢，又喝了會兒茶，這吩咐店小二，不叫你不要過來了，我要睡了，明天一早，還要赶路哩，店小二忙答應，是是，連忙退出去，勝爺把門關上，燭燈熄滅，遂上床盤膝打座，閉目合睛，調息養精神，直耗到天交二鼓，便起身下床，收拾鬢篋偶落，背插剛刀，遂輕輕開門，探頭望外看，見院中無人，便掩身出來，把門倒帶，飛身上房，躍出店房，徑奔將軍府來，遠遠就見將軍府週圍，仍然有重兵把守着，隔着不遠，設一盞氣死風燈，勝爺便不敢前進了，因抹身往後繞，來到一個僻靜的所在，見這個地方，把守的兵丁較少，而且兵丁們因為這是背地，難免要偷閑懶，隨便坐臥走動，不似前面那樣弓上弦刀出鞘，虎視眈眈的守衛着，勝爺見這個地方可以進去，遂丈量好了尺寸，一伏身軀，哧々々跑過來，趕來至近前，把丹田氣一提，擰身一躍，嗖的便躍上牆，一飄身便躍進牆頭去了，說時遲，那時快，真是一隻小燕兒似的，蹾的便飛過牆頭去，把守的兵丁，倒是看見了，可是但覺黑影一幌就沒了蹤跡，兵士們未免納悶，可是既未看清，也就不敢大驚小怪，只有留心防守，不表他們，却說勝爺躍進牆頭，各處尋找監獄押入犯的所在，正行之間，猛抬頭忽見在大堂的房脊上，站定一人，勝爺不禁嚇了一跳，忙伏下身形，只見那人，面向着前邊，只看一個背影，却似個女子模樣，頭上用青絹帕包頭，露着雪白的粉頸，一身青衣裳，在背後插着一口二刃雙鋒劍，被星月的光華一照，閃閃放光，光華四射，分明是個女人，勝爺一皺眉，心說，這個女子是誰呀，他居然也能進將軍府，其本領可知，但不知他是否是爲救朱

孝廉全家來的，若果是同道，我倒有了好幫手，想着，便伏着不動，淨看他的動作，忽見她回過頭來，兩隻眼睛，恰望這邊兒看，勝爺不禁嚇了一跳，忙低下頭，一動也不敢動，却偷眼看着她，那女子似乎笑了，却向這邊兒招手，勝爺心裏歡的一下兒，因想，他還是招呼我呀，他一定看見我了，人家既然看見我，還藏個什麼勁兒呢，想着便挺身站起來，女子一見，又向他招招手，勝爺才看清這個女子，已有三十多歲，大約是位婦人，見他這番舉動，料想決無惡意，便一伏身軀奔過來，女子一見，抹身便跑，勝爺一皺眉，心說，你既叫我，又跑什麼呢，想着，就見那女子，飛身往後，直奔內堂，勝爺心中恍然明白，嘔，他這是往後引我，這後邊一定有事，想着，便加緊追來，趕來到內堂，就見女子飛身躍上去，勝爺加緊脚步，來至近前再找，那女子已蹤跡不見，却見這內宅院，是大四合房，北面五間大廳，東西各有廂房，在大廳屋中，燈燭明亮，簾籠高挑，勝爺忙伏在房上，留神望廳裏看，只見大廳，居中正坐，有一家清將，年紀約在四旬開外，虎體彪驅，漆黑的一張臉，錦光煥亮，兩道管帶眉，一雙大環眼，獅子鼻子，火盆口，嘴露四個虎牙，光頭未戴帽，身穿藍色四開氣的袍褂腰繫絲帶，青中衣，粉底官靴，手裏托着個水烟袋，呼嚕呼嚕正在吸着，在旁邊站着個從人伺候着，勝爺心裏想，這所就是官兵的統帥嗎，想着，忽見他把水烟袋往桌上一放，叫了聲，四兒呀，從人忙請安道，伺候大帥，還說道，我命你去請軍師，這個軍師倒是請去沒請去，從人忙道，請去了，是三兒去的，清將把腦袋一晃道，

怎麼還不來呢，從人道，也許是軍師換衣裳了，清將一瞪眼道，胡說八道，換衣裳也不能這大半天哪，你看看去，從人答應是，遂轉身往外走，勝爺一見，忙伏下身，隱在黑暗之處，只見從人由廳中出來，却够奔後邊去，勝爺一皺眉，心說，軍師怎麼住在後邊兒，正自思想，忽見夾道兒有燈光一閃，由裏邊走出一個從人，手裏打着個燈籠，這從人一見，便叫道，三哥嗎，那人回答，啊，是我，怎麼回事，從人道，大帥等急了，軍師倒是來沒來呀，那從人忙道，來了來了，這不是來了嗎，說着，回身一指，就見由夾道內，忸忸怩怩的走出一人，勝三爺一見，又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起情這位軍師，並非男性，乃是一個女子，年紀也就在二十上下，身材苗條，如花粉面，長的頗有幾分姿色，打扮的更是俏皮，尤其是他那一對水汪汪的眼睛，一瞬流動波光四射，顧盼神飛，勝爺心想，這就是軍師啊，可把軍師給糟踏苦了，想着，就見他輕啓朱唇，慢吐鶯聲的道，什麼事呀，從人道，大帥等急了，女子道，呦，幹麼這麼急呀，我這不是跟着就出來嗎，他打算一教我，立刻就到眼前哪，沒有那個事，我沒長翅膀兒，不會飛，會飛也不能這麼快呀，從人忙道，得了得了，你別麻煩了，快點去見大帥去吧，女子一細臉道，忙什麼了，快也得一步一步的走哇，一步邁屋裏去行嗎，要跟着我呢，從人忙道，是是，你請吧，女子又哼了一聲，仍是一扭一扭的進了大廳，兩名從人也跟進去，勝爺遂又站起，伏在窗隙望裏看，只見女人，走到武將的面前，飄々萬福，口中說，給大帥行禮，武將一見，立時眉開目笑，勝爺不住搖頭，心

說，軍師二字，頭銜，却是亘古未聞，可謂稀世奇談，想着，就見女子說道，你今天風風火火的把我抓了來，還不定規又有什麼事呢，武將笑道，你看，你是軍師，再無大小，自然都得跟你商議，女子笑道，是不是，我一猜就是有事，沒事你也不找我，有什麼事你就快說吧，武將笑道，我跟你說，前者不是捉住一名姓朱的逆黨嗎，女子點點頭道，是啊，我倒是聽說了，他怎麼樣呢，武將道我勸他服他不服從，女子一聽，遂道，嘔，我明白了，你是打算教我想法子勸勸他，行，我有法子，清將不待他說完，連連搖頭道，不是不是，你不要淨跟我攪，聽我說，女子道，嘔，不是這麼回事，哪麼你說吧，武將道，昨天哪，把他的家眷捉到了，女子眼珠兒一轉道，嘔，捉到了便怎麼樣呢，武將道，他家裏人口倒是不多，只有一妻二妾，餘者就是從人了，女子道，嘔，怎麼樣呢，武將忽的嘆味一笑道，我看他的妻長的很不錯，我打算，所以跟你商議，女子一聽，遂用手指着他道，如何如何，我就知你沒安好心，可是我勸你，及早把這股心思歇了吧，他的男子既是名士，她一定是位節婦，絕對辦不到手，何苦缺這個德呢，武將道，你別說這話，現在我正因爲他是烈婦，覺得這事很容易辦，女子道，怎麼呢，你把這道理跟我說一說，武將道，他既是節烈人，當然要救他的男人不死，只要他應允我，我就把他丈夫全家都放了，這樣辦，他還有個不答應的嗎，女子連連搖頭道，不見得不見得，武將道，我也想啦，就這麼說，恐怕他不相信，必須得婉轉的跟他說明白了，她才能够答應呢，可是這個說客，非你辦不到，因爲你有

蘇秦，張儀，陸賈，龐生的口才，再說你是一個女子，話也好說，沒旁的，請你受點累，替我辦辦吧，女子擰了頭道：恐怕不大好辦，纔使你真心把他全家放了，他也不肯答應，武將一皺眉道，這話怎樣講呢。你把這道理也對我說一說，女子道，你聽着，他們這種人，把名節看的重，性命看的輕，寧死也不能失節，武將連連搖頭道，這話我不信，你要說男子這麼橫我信。因為我見過，不拘怎麼樣，你設法子給辦一辦，若是辦成了，核桃大的明珠，我給你一百顆，女子點點頭道，辦倒是可以，可是成了你也別喜歡，不成你可也別怨我，武將道，你得多爲力，女子道，我當然要盡力而爲，辦成了不是還有我的好處了嗎，武將道，着哇，辦成了我一定重重的謝你，女子點頭道，行了，咱就是這樣，可是怎麼個辦法呢，武將道，我想把她提到這裏來，我在裏間藏着，你就勸她，她只要一點頭，我就出來，事情不就妥成了嗎，女子連連搖頭道，沒有這麼容易的事，要是這樣辦，就是他心裏樂意，也不敢答應了，你辦的這麼急烈，人家也得信你話呀，你放他的男人，他答應你之後，你要不放心呢，這有什麼把握，武將道，呦，這是向我要把證啊，聽你這話的意思，得先放他男人，然後才能辦了，女子道，倒也不必，反正得慢慢的勸解，細細的解釋，他在未答應之先，一定還要有條件要求，可是他只要說出條件來，這個事就算成功了，清將聽了眼道，那麼依你要怎樣呢，女子道，要像養呀，得把他提到我屋裏去，容我慢慢的勸他，你在前邊兒聽信兒，還別望後邊兒胡鬧，要是這樣麼，還有幾分能成的把握，要按你的心意，立

到馬上啊，那就絕對辦不成了，武將一聽，連道，好好好，就這麼辦，你回房等着去，我已經命人擡她去了，大約也快到了，女子答應，還站起身來，邁步往外走，勝爺遂忙抹身轉進夾道兒，飛身躍上房來，伏在房坡看着，就見那女子出來，直奔夾道兒，那名從人跟在他背後，却把燈籠挑在前邊兒，爲的是好照着路行走，將走到夾道兒，忽聽得外面，有鐵鎖叮嚀之聲，從人便叫喂，軍師，先慢行一步，聽見了嗎，鎖練子響，大約擡出來了，女子一聽，便站住了身軀，勝爺也拍頭望外看，只見燈光一閃，由月亮門外，進來一名士卒，左手提着刀，右手提着燈籠，緊跟在他身後，另有一名士卒，也是左手抱刀，右手鎖着一個女犯，蓬散着頭髮，上下手的刑具，行走非常艱難，在女犯的身背後，又有兩名士卒，提着刀跟着，形勢非常嚴重，勝爺心裏想，這位就是宋名士的假夫人，仗義救友的義婦，今天我正好把他救出去，然後再救宋名士，也未爲遲晚，想着，就見那女人，迎上幾步，高聲問道，喂，這婦人可是朱逆之妻嗎，士卒點點頭，女子道，把他帶到我屋去吧，士卒一怔，那武將在廳中看的明白，遂啓簾籠出來，向士卒點點頭，士卒答應，遵軍師的命，女子道，隨我來吧，說着，轉身在前走，士卒牽着鄭夫人，在後相隨，勝爺便暗地跟在背後，穿過數重院子，來到一所跨院，只見上房屋中，燈燭明亮，女子率大家進去，勝爺便忙往後繞，到了房後，幸喜有後窗，便飛身躍上，單胳膊肘兒跨住窗台，伸舌尖舐破窗櫺紙，眇一目往裏觀望，只見那女子，已坐在椅上，鄭夫人低着頭，在當地站着，四名士卒一

字排開，站在他背後，那從人也在旁邊伺候着，女子用手擋着夫人手上的刑具，問兵士道，開這
個的鑰匙，帶來沒有，兵卒道，沒有，大帥沒有吩咐，女子道，你們去，回覆大帥就提我說的，
趕緊教他們把鑰匙送進來，兵卒忙道，是，遂轉身往外走，那從人却仍站着不動，女子看了看他
道，你也去吧，回頭再來聽消息，從人答應是，謹遵軍師之命，說罷，便也轉身走出去，女子見
他們俱去了，這才問道，喂，這一婦人，你可是朱名士之妻丁氏夫人嗎，再表這位假丁氏鄭夫人
，自從被衆兵押解着，由儀徵縣起身，趕赴揚州府，趕來到了揚州府將軍衙，天已昏黑，當時命
人報進去，大帥一聽把朱姓的家眷捉到，遂即升坐大堂，把一千人犯提上去問，人雖不少，正經
的只是三位，餘者都是從人，這三位之中，兩名是姬妾，最要緊的却只有丁氏一人，大帥當然要
向他特別注意，只見她年紀才只二十多歲，清水臉兒，蓬散着頭髮，那一種嬌怯之態，真是我見
猶憐，這位大帥可就動了心了，當時也沒問什麼，遂吩咐把他分別寄監，明日再問，遂即退堂，
有兵卒把一千人犯帶下來，送往大獄，却把鄭氏夫人單囚在一室，解去綁繩換了刑具，鄭夫人心
境坦然，只是等死，所以並不覺得痛苦，但却有些怕，可不是怕別的，怕的是盟弟，見了自己，
不肯令我替他妻一死，若指出來，這件事可就糟了，最好能不見他的面，可是那滿清的將官，
分明提說，明日再問，明天一定要在堂上相見，唉，也顧不得許多，只好聽天由命了，想着，却
因為路途勞乏，這昏昏睡去，一覺醒來，天已經亮了，鄭夫人可就提起心來，心說，這就到了難

關了，升堂時一見面，可是不曉怎麼樣，誰知這一日光景，並沒提他去過堂，鄉夫人未免納悶，可心裡又是喜歡，以爲今天算是難關脫過了，不想，天過了二鼓，忽然來了四名兵卒，聲稱是捉他去過堂，夫人心裡又懸起來，因想，原來是要過夜堂，也不曉單問哪，還是對質，懸着，只得跟隨他們來到後堂，却又不知何故，把他帶到內堂，來見一個婦人，心中更是納悶，當下女子一問他，遂抬起頭來答道，不錯，我正是朱名士之妻丁氏，你是何人，女子道，我乃是揚州府，我的姨家姓于，鄉夫人道，啊，原來是夫人，夫人却何得在此，于氏嘆了一口氣道，唉，只是捨不得這條命，暫忍辱偷生在這裏，鄉夫人聽了微一冷笑道，哼，如此說來，此刻你是大帥的貴夫人了，于氏臉一紅，連道，慚愧慚愧，夫人請坐，我有要緊的話跟你說，鄉夫人點點頭，遂即坐下了，于氏道，可恨他們沒把鑰匙帶來，以致這刑具，無法卸下，鄉夫人道，這倒無妨，有話你就請講吧，于氏道，請問夫人，你是願意尊夫被殺呀，還是願意尊夫活呢，鄉夫人一聽遂道，啊，請問貴人，這話怎麼講，于氏道，活有活的道理，死有死的辦法，你可以任擇一條，擇定之後，我再跟你說，鄉夫人皺眉道，我當然是願意他活，可是也得活出個道理來，非禮之事，我不能做，如果是借端要挾，要轉不好的念頭，那你就以不必說了，我們只求一死，勝爺在窗外聽着，不禁暗伸大指，好一位鄉氏夫人，不但節義無雙，而且聰明絕頂，這是已明白他們的用意了，想着，就見那于氏一打沉兒，遂道，夫人是最明理的人，此刻應以搭救自己丈夫的性命，爲第一件

要緊事，自己一切犧牲，應當在所不顧，鄭夫人點點頭道，你就把這願意活的道理，說來我聽，于氏喜道，你聽着，我跟你說，也不費許多話，就乾脆說，我們大帥很敬愛你，打算請你做個帥夫人，只要你樂意，大帥立就把你的丈夫，連同你們全家都釋放了，你的意思怎麼樣，鄭氏夫人笑了笑道，原來如此，可是我若一答應，豈不奪了你的位分了嗎，于氏道，呦，這可不成問題，我原來是妾室，根本就做不得夫人，你若願意的話，我情願伺候你，鄭氏夫人又笑了笑道，那不顯着我太不對了嗎，于氏道，沒關係沒關係，你若看的起我，就兩頭兒爲大也好，請問你，到是樂意不樂意呢，鄭夫人笑道，樂意是樂意，可是此刻辦不到，于氏忙道，嘔，什麼時候才能辦的到呢，鄭夫人道，必須得你死了，于氏一怔道，怎麼呢，鄭夫人道，你不死名分不好說，雖然你自甘退居妾位，可是究竟你先我後，提說出去，我臉上無光，我寧死也不能居人之後，這話你明白嗎，要打算教我應從，你就得死，你要捨不得你這條命啊，就請不必來勸我，趕緊把我送回獄去，他是或殺或剮，我們等候一死就是了，于氏一聽，遂笑道，哦，你轉來轉去，趕情是這麼一句話，乾脆說是不願意啊，我真佩服你，太會說話了，可是我勸你心地要放明白些，救你丈夫的性命要緊，否則不但你全家盡喪，你們朱家的香烟就永絕了，鄭夫人一笑道，我明白，我不但明白，而且明白的很澈底，倒是你糊塗，你也不想，我們要活，何必我來，我丈夫只消一點頭願服，豈不早就活了嗎，他一個做男子的，有如此血性，至死不屈，我是他的女人，又豈能失了志

節，再告訴你一句好明的，現在我們都不希望，都抱着一死之心，請來就不必多說了，勝爺在窗外一聽，真是雙伸大指，連連讚嘆好一個、八難得他視死如歸，談笑自若，這種精神，求之難得，尚不多見，何況他是女子，真真是女中的丈夫，想着，就見那女子皺眉，你這是絕句呀，一定是不屈從人，夫人連々搖頭道，只是一個死，你不必多說，于氏笑道，我可聽大帥說了，你如果不樂意，明天就要把你們出斬，夫人道，由他去斬，于氏道，聽說還在衙門斬，要把你們綁赴雲陽市口，夫人連連搖頭道，由他由他，于氏說，斬完了還要把人頭號令，夫人道，不要往下說了，這些話都嚇不住我，縱千刀萬剮，我也不懼，將說到這裡，忽聽窗外有人咳嗽，于氏忙問道，誰，外面答應我，奉大帥之命，給你送鑰匙來了，于氏道，你進來，外面答應，隨見籠籠一起，那從人由外面進來，手裏舉着鑰匙，看了夫人一眼，隨走到于氏面前，把鑰匙高高一舉，口中說，給你鑰匙，于氏伸手接過來，問道，還有什麼事嗎，從人道，大帥教我問你，勸說的怎樣了，于氏一皺眉道，喝，他也太忙了，你去告訴他去，我們剛才說話兒，教他安心等着吧，有好消息，我自去報告他，從人答應是，便忙退出去，于氏站起身來，手拿鑰匙，來到夫人面前，口中說，來々先把刑具卸下來，夫人把手往旁邊一躲道，不必了，你趕快去回你們大帥，就提我們都不願意活，隨便他處置吧，于氏笑道，夫人，你不要這樣固執，勿辱只是一時，他們跟咱還能過的一輩子嗎，不定那天，上邊一來命令，他就開走了，到那時，你回得家去，依

然是好夫妻，好家庭，雖然是失了節，可是爲救他的性命，他也不能怪你，到那時，破鏡重圓，是何等快樂呀，夫人道，你說的很好，但這是你的心氣兒，我不這樣想，我只有一死，你就不必再費唇舌了，于氏皺眉道，你若是這麼說，一點商量的餘地也沒有，可就不怨我了，論我的本心，我一心一意的救你全家不死，誰知你一點不肯屈從，這可教我沒有辦法了，一語未了，忽然簾籠一啓，由外面進來一個人，于氏還以爲是從人，及至回頭要跟他說話，却見不是從人，而是個女子，遍身青衣服，背後背寶劍，笑嘻嘻的走進來，却並不認識，不禁大驚失色，勝爺在後窗外也看見了，心說，這不是方才我在大堂房上看見的那女子嗎，他如今進屋，可不知是什麼意思，想着，却聽于氏失聲道，啊，你是誰，女子笑笑，的走過來道，你不要害怕，不要喊，我是來替你勸說的，于氏瞪了瞪眼兒道，我不認識，女子笑道，我告訴你就認識我了，于氏道，哦，你是誰，女子笑道，我姓勝名英字子川，別號人稱神鏢將，勝三爺一聽，這簡直是成心，有心答話進去，又一想，別怕，倒要看一看他，做何舉動，想着，因留神望裏看，只聽于氏道，你叫什麼勝英，你是做什麼的，女子笑道，我是風虎山的山大王，弟兄八位，號稱八義，我排行在三，勝三爺就是我，你要問我是做什麼的呀，我也不知道我是做什麼的，于氏大怒道，哦，你是賊，女子笑道，你說我是賊，可是我這個賊，是濟困扶危的賊，誰有爲難事，我很樂意幫他的忙，方才我在窗外看了半天了，見你勸他，他總是不答應，急的你腦門子直出汗，我實在看不過，所以

才進來，打算幫助你勸他，于氏聽了，心下自是狐疑，因想，還有這等事，可是見他滿面笑容，並無惡意，心中便也不十分懼怕，因說道，好極了，你既是幫我來勸他的，就請你來勸他吧，女子點頭道，可以，你先把他身上的刑具，統統落下來，這個你就外行，那有鎖着勸的，于氏道，是，我倒是想到這一層了，不是鑰匙沒拿來嗎，女子道，你快快給他卸下來吧，于氏答應是，便來卸夫人的刑具，夫人一見，意思還要躲，不教他卸，女子却向他使了個眼色，夫人也有些看出他是救自己的了，便不再躲閃，由他把上下手刑具連項鍊都落下來，于氏笑問道，刑具也卸下來了，你該幫我忙啦，女子不答一回首，唻的把寶劍掣出，照定于氏一指道你是樂意死是願意活，于氏見此光景，嚇得面如土色，因瑟縮道，你你不是幫我勸他嗎，女子笑道，我先勸你，勸完了你再勸他，們且說，倒是願意死，還是願意活，于氏道，怎麼叫願意死，願意活又當怎樣，女子道，你若是願意死，我就是這一劍，扎你個透心涼，于氏忙道，哦，要是願意活呢，女子道，願意活呀，隨用手一指刑具道，你把這些玩藝兒，照樣給你帶上，于氏皺眉道，我自己帶不上啊，女子笑道，我給你帶，快說倒是願意死了願意活，我的寶劍可要下來了，嚇得于氏忙道，我願意活，我願意活，女子一笑，把寶劍往背後一插，遂指着刑具道，把那個遞給我，于氏無奈，只得把刑具遞與女子，由他把腳鍊手扣，連項鍊一並都鎖上，隨又把寶劍掣出來，用劍指着道，現在你明白我是做什麼的了嗎，于氏點點頭道，明白了，你是來救這位夫人的，女子笑道，不錯

，我再問問你，你願意死願意活，于氏忙道，我願意活，只求你饒我的命，有什麼話你就吩咐吧，女子道，譬如說，我把夫人救走之後，那大帥問你，你以何言答他于氏道，我實話實說，女子一沉臉道，哽，你這是願意死，那麼我就扎死你吧，說着，便挺劍刺來，于氏忙道，我願意活，應該怎麼說，你教給我呀，女子就停了手道，你得這樣說，我因為他一家可憐，所以把夫人放走了，我情願替他領罪，請你隨便處置吧，這樣一說，那大帥一定讚美你是有義氣的，他決不歸罪於你，你要是說了實話，倒恐怕他多疑，就是我不殺你，他也未必肯留你的命了，這意思你明白嗎，于氏忙點頭道，明白明白，我一定這樣說，你放心吧，天不早了，請你快救着夫人走吧，女子點頭笑道，論理我應該把你的口塞上，可是那樣一來，你豈不要受罪嗎，我可告訴你，我雖然出這屋，暫時我可也不走，我聽你在屋裏一喊，我就把你宰了，你要一出這屋，我也把你宰了，于氏忙道，是是，我決不喊，我決不出這屋，女子點頭道，好，隨來到鄭夫人面前，叫道，夫人請隨我走吧，夫人一聽，因要問他話，女子一擺手道，有什麼話，外面去說，說着，扭過身去，往下一蹲，夫人便明白是背着自己走，只得往他身一伏道，有勞姐姐，女子不言語，遂背起來，回頭指着于氏道，你可當心你的腦袋，于氏忙答應，我不敢喊，女子便背起夫人，飛身出屋去，于氏眼看着女子，把夫人救走，他就站在那裏，也呆呆發怔，真就不敢出去，也不敢喊一聲兒，忽聽外邊一陣脚步響，于氏還以為是女子真回來了，遂嚇得渾身立抖，却聽得門外叫，軍師軍師

，于氏一聽，却是從人的聲音，遂問道，是三兒嗎，外面應道是我，于氏遂道，你進來從人答應，遂啓簾籠進來，一看于氏這般光景，他可就怔了，又望各處看，朱名士之妻已然不見，遂喊道，呀，這是怎麼回事，于氏搖頭道，唉，不要問起了，你快帶我去見大帥吧，從人道，倒是怎麼回事，你先對我說，于氏搖頭道，此刻不能說，必須見着大帥，才能講哩，從人聽了，甚是納悶，一看桌上放着開刑具鑰匙，便伸手拿起來道，那麼我先給你落下來吧，于氏一躲道，不行，這也必須見着大帥，才能落下來呢，從人點頭道，好，那麼你就跟我走吧，便帶着他，直奔前面，這時武將早已等急了，正要命四兒再看去，忽聽外面鎖練子響，武將甚喜，以爲是把丁氏勸好了，隨見簾籠一啓，三兒帶着一個婦人進來，全身的刑具，細看，却不是丁夫人，乃是于氏，這位大帥可就怔了，因喊道，啊，這是怎麼一回事，于氏忙緊行幾步，來至武將面前，屈膝跪倒，叫道大帥，奴婢該死，那朱某之妻，被人救走了，武將一聽，把雙睛一瞪說道，什麼話，那丁氏被人救走了，于氏點頭道，可不是被人救走了嗎，武將一咬牙道，哽，被何人救走的，于氏道，救走之人，是個女子，姓勝名英字子川，還有一個綽號，叫什麼神鏢將，武將一聽，神鏢將勝英，耳朵裡倒是有這麼一個人，在自己帶兵南下的時候，就有人告訴在風虎山，有一羣義賊，爲首的叫神鏢將勝英，倘或遇上他們，只宜收伏，不可爲敵，他們都是能高來高走的豪客，若與他們爲敵，是難免要吃虧的，但是勝英是男子，並非女流，他怎麼說是女子呢，想着，遂把桌案一拍道，

你胡說八道，趁早說實話，倒是怎麼回事，于氏嚇得渾身立抖，忙道，我這就是實話，你聽我把當時情形，仔細跟你說，武將一瞪眼道，講，于氏道，我正勸着他，忽然進來一個女子，我一看，不認識，武將道，既然不認識，你爲什麼不喊叫，于氏道，我本想喊叫，他却說幫我勸他的，武將道，哽，勸他沒勸呢，于氏道，他說我是外行，應該先把他的刑具撤下來再勸說，我倒是也這麼想，本坐鎖着人勸解，人家當然是不肯答應，因此我就把他的刑具都撤下來，武將道，撤下之後，便怎麼樣呢，于氏道，他就把寶劍拔出來了，問我願意死願意活，要願意死就一劍把我刺死，要願意活，照樣把我鎖上，他把丁氏救走，不許我喊，並不許我出屋，我一出屋一喊，他就回來把我刺死，所以我就不敢動了，眼看着他把丁氏救了走，武將把雙睛一瞪道，這都是胡說八道，他在那裏就怕他刺死，他走了你還不來報信，這不明明要放他走嗎，于氏忙道，不不是，我不是被他鎖住，不能動轉了嗎，從人一聽，却在旁邊答話道，不是這麼回事，大帥你問他吧，他不定是安着什麼心了，我去的時候他就在屋裏站着，雖然帶着刑具，可是也能走動呀，再說鑰匙就在棹上擱着，說要給他開，他不叫開，言說得見了你才能往下落呢，顯見是故意給你看，這不是鑰匙嗎，我給帶來了，請你過目吧，就這幾句話，可就要了于氏的命了，武將勃然大怒，當時命從人，把佩刀取了來，武將伸手掣出來，往上一舉，高聲喝道，你趁早說實話，如若不然，我就把你剝成肉泥，于氏一見，嚇得渾身立抖，忙道，我說我說，武將就把鐮刀攀住，大喝道，從

實說講，于氏心裡想，怪不得那女子囑咐我，不教我說實話，他果然多了心，我只好說那女子教我的那片言語，想着，遂道，我說實話，你可別怪我，武將點頭道，你說實話吧，我決不怪你，于氏道，我因為看他一家可憐，所以把夫人放走了，我情願替他領罪，你隨便處置吧，武將聽了這話，忽的哈哈一陣怪笑，于氏是被他嚇昏了，不知道說變是好，一見武將癡笑，更嚇得渾身立抖，面如土色，心中只說，大帥饒我，大帥饒我，武將又癡笑了一陣道，你不是情願替他領罪嗎，我倒不可不成全你的義氣，來呀，把他給我抓下獄中，明天與那朱某全家，一同出斬，一語未了，那四名兵士，嘩的攆過來，把他拉起來，往外就走，于氏一聽，要把他與朱某全家，一同出斬，當時大哭，啊呀，大帥，不是這麼回事，我並沒放他，是勝英救走的，是他教我這樣說的，你老人家千萬饒我吧，武將那肯聽他，只連連擺手，高叫，把他給我拉下去，四名兵士把他死拉活曳的擁出來，一直來到獄中，把他往地下一扔，遂鎖了監門，揚長而去，于氏在監裏喊，把嗓子都喊乾了，也沒有人理他，心裏這個着急呀，及至定了定神，因一尋思，不由嘆了一口氣，心說，早知如此，我就拚出一死，保持真節了，翻臉無情，就要殺我，若果跟同那朱姓全家一同出斬，還不把我冤屈死嗎，唉，只因那時，捨不得性命，苟延殘喘，如今身敗名裂，追悔不及了，想着，只好靜心等候，還希望武將回心轉意，把自己放了，誰知那武將，在氣忿之下，未等天明，便傳下一個命令，把朱某全家，不分首從，連同這位子氏，盡皆同赴雲陽市口，開刀問斬，府

中兵士人等，接得這道命令，當時忙亂起來，就把朱名士全家，盡皆上了綁，連于氏也由監中提出來，難入朱家女眷之中，拿他就頂了丁氏夫人之缺了，朱名士看見全家被綁，也要陪同自己一死，心中很是難過，但是，却不見自己的夫人，內中却多了個不相識的女子，心裏很是納悶，因想，這是誰，他怎麼也跟我們混到一塊兒了，想着，却聽得大堂鼓響，武將已陞坐了大堂，傳令把一千人犯帶上來，自己要親自點驗，兵弁們一聲答應，就把男男女女老少，一齊推上大堂，于氏一見了武將，便呼天搶地的央告，武將連理他都不理，當時把一千人犯，都驗明正身，插了斬標，將傳令推出去，兵弁一聲答應，呼的撞過來，如狼似虎一般，兩人架一個，把一千人犯架着往外走，出了將軍府，外面早已預備好了，五百名馬步軍，一員武將，圍擁着十輛大車，把朱名士推上頭一輛，于氏在第二輛，第三輛上，就是二位如夫人，餘者男女僕從，分裝在那七輛車上，那武將全身披掛，由府中出來跨上坐騎，遂傳令出發，噹的一聲追魂炮響，車輛前進，浩浩蕩蕩，直走了一條街，看熱鬧的人山人海，大家紛紛議論，看哪，這位朱名士，真不愧人稱名士，你看他一點顏色也沒變，難得他一個念書的文人，居然有這等骨氣，實在令人欽佩，啊呀，他這位太太可太不濟了，怎麼都堆伏了，腦袋也搭拉了，真給他男人洩氣，後邊兒這兩倒不錯，比這個娘兒們強多了，護決的兵弁們，有知道的，聽了觀衆的議論未免好笑，冤哉于氏，這真是世所少有的事，饒替人死，還被人議論，沒有血性，沒有骨氣，這不冤屈死嗎，但是這個時候，

于氏早已連急帶怕，昏死過去，在車上就仗着兩名兵弁架着了，出西門，來至刑場，把一千人犯，架下車輛，綁在樁檟上，五百名馬步軍，四外一圍，在北邊搭了個臨時的監斬棚，裏面設着公位，武將下馬，入棚中坐定，便傳下命令，即刻開刀，中軍便抱着大令走過來了，高高一舉，喊了一聲行刑，當的一聲追魂炮響，劊子手早預備好了，向前一步，來至朱名士的面前，把雙手帶大砍刀，往起一舉，單有一個人，抓住朱名士頭髮，往懷中一帶，但見白光一閃，倏的刀就下來了，就在這個時候，猛聽得西北角上，嘩的一陣大亂，馬步軍紛紛往兩旁閃躲，突由外面跑進一人，真似燕兒一般，飛也似的奔過來，一見劊子手的刀要下來了，忙探囊中登鏢，一抖手，喝聲打，但見寒光一道，就聽彭的一聲，不偏不錯，恰打中劊子手的哽嗓咽喉，劊子手噉的一聲怪叫，嗆啷把刀一扔，翻身軀普通栽倒，登了登腿兒，便嗚呼哀哉了，拉髮髻的那名劊子手，一看夥伴兒躺下了，尙未能看清是怎麼回事，忙回頭看，就在這個時際，那人已到面前，但見刀光一閃，就聽當的一聲，小子要喊還未喊出來，腦袋就跟屍腔宣告離異了，武將在監斬棚內一見，却是吃驚非小，忙站起身形，走出棚外，留神觀看，只見那人，年在四十多歲，中等身材，英姿秀偉，面如古月，兩道八字眉，一雙虎目，皂白分明，神光灼灼，亞似兩盞金燈，光華四射，雁頭豐隆，四字海口，唇紅齒白，大耳垂輪，三絡短鬚，在胸前飄擺，頭戴翠藍色紮巾，迎門鑲襯茨菇葉，在鬢邊襯一朵白絨球，身穿翠藍緞色箭袖，白絨繩打十字絆，一巴掌寬的英雄帶，紅中

衣，青緞子抓地虎，薄底快靴，手提一口藍窪窪，紫微微的魚鱗紫金刀，真是尖長背厚刃飛薄，殺人不見血光毫，武將方看着他的面目，兩名劊子手，已被他砍翻在地，然後把魚鱗紫金刀一舉，真稱得起是威風凜凜，像貌堂堂，書中交代，來者非別，正是神鏢將勝英勝三爺，原來勝爺，自從昨天晚上，在將軍府後窗，窺視于氏，勸說鄭夫人，忽然見在大堂房脊看見的那女子，唇簾籠進了屋中，勝爺不知他是何意，因留神觀看，只見他口稱是幫他勸說鄭夫人，却命他把鄭夫人的刑具撒下，勝爺心裡就明白了，這是要搭救鄭夫人，心裡很是喜歡，因為以女子救女子，最為方便，騰下我的身來，再去搭救朱名士，餘者就好辦了，想着，果見那女子忽然變了面孔，逼着把刑具給于氏帶上，又說了許多恫嚇的言語，隨後背起鄭夫人，往外就走，勝爺一想，我得問問這個女子，姓什麼誰，在那裏居住，等我把朱名士救出之後，好尋找於他呀，想着，便跳下窗台，飛身上房，越過前坡，低頭望下看，却不見了那女子的踪跡，勝爺一怔，心說，啊，莫非他還沒出來嗎，想着，便忙跳下，隔簾籠望裡看，只見于氏，站在那裏發怔，那有女子的影兒，勝爺便不禁吸了一口涼氣，心說，我分明看他出來了麼，莫非已走出角門去了嗎，想着，一伏身軀出角門，留神望前看，也不見有人，又一想，忽然靈機一動，恍然醒悟，心說，不對啦，他必是轉進夾道兒，奔後面去了，我淨願往前找，一時未留神，我也太慌疏，他背着一個人，當然沒有上前邊兒去的道理，一定奔後邊兒了，想着，便折身而回，進夾道兒，來至後面，也不見女子的蹤

跡，連忙飛身上房，站在房脊上，留神望後看，但見遠遠的有一條黑影，像似背着個人，已經跑出很遠，快出衙門了，勝爺料定必然非他，便竄房躍脊，飛也似的追下來，將追了不遠，就見那條黑影已跳下圍牆，出了將軍府了，勝爺心裏着急，心說，我是來救人的，若眼看着人教他救走了，我這個神鏢將勝英，未免太栽，無論如何，我也把他追上才好，主意打定，便加緊脚步追下來，縱上邊牆，留神望下看，見下面兵卒不多，而且差不多要入睡鄉了，再看那條黑影，已順着胡同，照直跑下去，勝三爺遂忙跳下，隨後追下來，趕到追出巷口，再找那黑影，已蹤跡不見，勝三爺可就怔了，因留神各處看，却是毫無蹤影，不由心中暗暗的驚訝，想不到他一個女子，竟有這樣快的身法，人家還背着一個人，我竟把他追丟了，將來若傳揚出去，我還稱的起什麼神鏢將，真是慚愧，想着，心想還要回入府中，搭救朱名士，誰知却聽得衙內一片聲音，立時守衛的兵士，都弓上弦，刀出鞘，防衛的風雨不透，勝爺可就進不去了，因圍着衙門轉圈兒，却見有一名兵卒，騎着馬，手舉着大令，也圍着將軍府轉圈兒，到處傳令，言說府中發現了刺客，把朱某之妻救走了，你等留神防守，如遇着他們，千萬別把他們放走了，走一處傳一處，各處都遵令，嚴加防守，勝三爺一見，簡直是沒法兒進去了，不由長嘆了一聲，心說，早知如此，我就不追那女子了，這還得明晚，再來一次，想着，遂快回店，到屋中將門關好，隨往床上一坐，閉目合睛，調息養神，精神微一迷離，耳邊就聽得外面，有了聲息，睜眼看時，天已亮了，店家開門，

有的客人，就起程走了，勝三爺遂也起身下床，把衣服整了整，隨把屋門開了，店小二一聽這屋有了聲息，便忙跑了來，一見勝三爺已經起來了，便忙伺候漱口洗臉，收拾屋子，隨着把茶湖上來，勝三爺喝了兩盃，要了些點心，慢慢的吃過，正想要趁着此時，到將軍府去探一探動靜，却忽聽外面一陣大亂，勝爺心驚，不曉是什麼事，忙命店小二，你快去看看，外面是什麼這樣亂，店小二忙答應跑出去，功夫不大，遂笑嘻嘻的跑進來道，你一會兒看熱鬧吧，回頭將軍府裏出大差，正由咱們前邊過，你最好上房看，又不擠，又看的真切，多好哇，勝爺一聽，將軍府裡出大差，不由心下一驚，忙問道，聽說是什麼案子了嗎，店小二道，聽說了，什麼案子呀，至死不屈的朱名士，今天大約出斬他們全家，勝爺不聽則可，這一聽，只驚得真是萬丈高樓失脚，不禁失聲喊道，啊呀，店小二嚇了一跳，忙問道，你是怎麼回事兒，勝爺長嘆了一聲道，唉，可惜可惜，店小二眨了眨眼道，誰說不是呢，不但你可惜，所有本城的居民，誰又不可惜呢，其實這位朱名士太死心眼兒，何苦拿性命跟他碰呢，勝三爺搖頭不言，心中着急，昨天晚上，我一時之錯，只顧追那女子，並未搭救朱名士，想不到今天竟下此斷然手段，這可怎麼好呢，還有什麼法子救他呢，除去劫法場，是沒有第二個法了，可是劫法場又豈是一個人所能辦到的事呢，想着，因怔然無語，店小二不知勝爺心裡着急，還一個勁兒說，你現在上房嗎，要上的話，趁着店門就上去，你要嫌上着不便，我給你借梯子去，勝爺皺皺眉，遂搖搖頭道，不要忙不要忙，等大差來

的時候再上房也不晚，你去門外看着去吧，如果來到，你給我報信兒來，店小二忙應道，好吧你哪，說着，遂跑出去，勝爺遂站起來，就在屋中來回溜躑，尋思搭救朱名士之策，可是除去劫法場，那有第二個辦法呀，最後勝爺不由一蹙脚道，只好拚着一死，搭救他了，話未說完，忽見竹籠一啓，由外面跑進一人，勝爺不禁吓了一跳，忙抬頭看時，却是店小二，勝爺怕方才自己所說的話，被他們聽見，遂忙迎頭問道，紅差來了嗎，店小二道，來了來了，你快看過去吧，勝爺點頭，便隨同店小二往外走，趕來至外頭，抬頭一看，只見房上牆上，人都滿了，店小二便忙跑至門前，高聲喊道，諸位諸位，這還有一位客官爺啦，說着，就把門拉過來，牆上的衆人，回頭見了勝爺，果然讓出一個空子來，店小二便忙回頭叫道，客官爺，你請上吧，勝爺點頭，便登着門上來，只見人山人海，馬步軍已露了頭了，前面有地方官人，手拿皮鞭，在前邊開路，趕打閑人，不大的功夫，差車就到了，頭一輛就是朱名士，只見他腆胸疊肚，面不更色，那種視死如歸的樣子，實在令人欽佩，真不愧名士二字，想着，再望後看，却是些女眷，勝爺因鄭夫人已經救出，並沒注意，也未看出第二輛車上，就是那稱軍師的婦人，心裡淨盤算，怎樣可以搭救朱名士，主意還未拿定，差車已然過去，後面跟着監斬官，就是那武將，勝爺看罷，遂抹身登着門下來，出店門混入人羣之中，跟在武將的後面，隨着往前走，趕到出了城，來到刑場，眼見一千人犯，媒綁在棒槌上了，勝爺一看，朱名士頭一個兒離着西北較近，便抹身來至西北，望裏看着，心裏

便暗暗盤算，我若往裏闖，先砍折這兩騎馬足，馬一躺下，就把路讓出來了，然後往裏闖，到朱名士面前，先割斷他的綁繩，隨着他背起來，再轉身往外闖，這樣猛鷄奪粟，或者可以把他救出，若是闖不出來，那也就認了命子，將想到這裏，猛聽得當的一聲炮響，就見那劊子手，向前一步，就把大刀舉起來，勝爺一見，那敢怠慢，一伸手，哧的一聲，就把魚鱗紫金刀掣出，飛身縱到馬前，把鋼刀一幌，野馬分鬃式，刷刷兩刀，就把兩騎馬的馬腿砍折，馬上的兵士這個樂兒可大了，嘖嘖嘖通，連人帶馬都摔翻在地，勝爺便在這個時候，嗖的一個箭步，縱到刑場，舉目留神看，瞥見劊子手的大刀，已然落下來了，勝爺遂探囊登鏢，一抖手，哧的恰打中劊子手的咽喉，遂往前飛躍，來到近前，一刀砍翻拉髮髻劊子手，隨要割斷朱名士的繩鎖，好搭救他走，就在這個時候，武將在監斬棚前，已然看清楚了，便忙吩咐，取我的弓箭來，兵卒一聲答應，把弓箭遞過，武將遂彎弓搭箭，認扣填弦，照定勝爺咽喉，一撒後把，就聽噹啷一聲，弓弦響處，這一只箭，嗖的便到勝爺的面前，勝爺聽得弓箭響，忙抬頭觀看，瞥見一只鷗翎，已到面前，不禁大驚，忙往後一仰身，使的是鐵板橋的功夫，刷的這一箭，碰着鼻尖，就過去了，把勝爺嚇得出了一身冷汗，怕他第二只箭又至，忙挺身起來，第二只箭倒是沒來，馬步軍可都圍過來了，各使長槍，紛紛往勝爺身上便扎，勝爺無奈，只得咬咬牙，與他爭拚鬥，武將便傳令劊子手，只管行刑，劊子手一聲遵令，紛紛向前，克味卡叉，一路亂砍，但見白光閃處，紅光崩出，霎時之際，

把朱名士全家，盡皆斬首，勝爺動着手，眼看着朱名士腦袋掉了，却無暇去救，把勝爺急的眼睛可就紅了，因咬咬牙，一口魚鱗紫金刀，上下翻飛，什麼叫人頭，那又叫馬腦袋，真是順着刀往下滾，武將一看，這個人真利害，遂傳令五百步軍，一體向前圍殺，勝爺雖勇，怎奈敵人太多這殺之不盡，斬之不絕，越殺越往前擁，勝爺可就有些不支了，只累得全身是汗，氣喘吁吁，就在這個時候，忽見西北角上，一陣大亂，馬步軍紛紛往旁閃躲，突然見外面闖進一人，真似燕兒一般，眨眼便到面前，勝爺留神一看，見是一個女子，正是昨晚搭救鄭夫人的那女俠，不禁滿心歡喜，遂高聲喊道，女俠客，請幫同愚下殺呀，那女子並不作聲，却一伸手，挽了勝爺，抹頭便跑，勝爺見他這意思，是打算救自己出險，知是拚命無益，便隨同女子，奮身闖出來，馬步軍再想往前圍，又那裏圍得住，武將一見，不好，忙傳令放箭，趕到他們把弓箭撤出時，人家已跑得很遠，鑽入人羣去了，武將忙傳令追趕，馬步軍便踏過來，可憐那些看熱鬧的，被馬踏死的不少，可是再找男女兩個劫法場的，那裡還有一些蹤跡，少不得要亂一陣，捉些嫌疑犯，不必去提他，却說勝爺，闖出重圍，扎入人羣，那女子便撒了手了，仍在前邊飛奔，勝爺在後追隨，却一轉眼的功夫，不見了女子的蹤跡，勝爺一怔，各處看了看，却也是驚弓之鳥，不敢站住，擠出人羣，便奔曠野一帶跑去，這一氣兒跑出足有十多里地，前面來到一片樹林，勝爺方才站住，躲入林內喘息，半晌才緩過這口氣兒來，心中不由暗想，好險，若非那位女俠我就救人不成功。白送一條性

命了，想着，把衣服整了整，也不敢回店了，出樹林信步往前走，直走到天黑，來到一片村莊，勝爺心想，找個店房住下，明天再打探城中的消息，順便找那女子並鄭夫人的下落，主意打定，便留神望左右看，却忽由對面走來一人到了勝爺面前，深深作了一個揖，這位爺台請了，勝爺不禁嚇了一跳，忙留神看時，見那人三十多歲，青衣小帽，是個從人打扮，遂道，啊，你是何人，那人笑道，請問爺台，你貴姓可是姓勝，勝爺點頭道，啊，不錯，我正是姓勝，你有什麼事呢，那人道，前面不遠，有你一位朋友，特命小人請你，恭候你的駕臨，勝爺一皺眉，我的朋友，他姓什麼，那人道，路上言講不便，請你跟我走吧，到那裡一見便知，勝爺心中甚是狐疑，可是却不能不跟他走，因為勝爺的脾氣，向來是杉木杆子，能折不彎，要是不敢跟他去，自己就算栽了，因點點頭道，好，你在頭前引路，那人大喜道，好，你請隨我來，說着，轉身在前走，勝爺遂在後相隨，往前走了約有兩箭多遠，來到一家門前，那人遂站住了，用手一指道，到了，你隨我進來，勝爺點點頭，便跟着他往裏走，只見大門道裏有門房，屋門敞着，在門裏站着一名從人，見他們進來，也不言語，勝爺便跟着進來，到了二門，那人站住，回身笑道，勝老爺，你在此稍候，小人進去回稟一聲兒，勝爺一聽，這個可好，頭門外邊兒不回稟，到二門才回稟，這是什麼意思，因點點頭，那人便匆匆的進去，勝爺站在門前望裏看，只見這二門以內，就是中庭院，對面是明三暗兩的大廳，門口掛着蝦米鬚的簾子，兩邊配有廂房，那從人急忙忙一直便走進大廳去

，功夫不大，就見由裏面走出一位文縐縐的儒士，年紀約在四十上下，頭戴藍緞色儒生巾，綉帶雙飄，身穿藍緞色做衣，腰繫絲絛，青中衣，白襪雲鞋，面如古月，可稱得天庭飽滿，地闊方圓，重眉毛大眼睛，准性端正，四字海口，領下有三絳短黑髯，走起來綉帶飄揚，衣摺翩翩，非常瀟灑，一望便知不是等閒之輩，勝三爺心中暗想，這位就是那人所提的我之朋友嗎，打是我不認得他呀，想着，就見那人也跟出來了，一直來到二門，那人便用手指勝爺，高聲叫道，你看，這位就是勝老爺，這位儒士一聽，忙搶步向前，抱拳拱手說道，哦，原來是恩公老爺，大駕光臨，晚生接待來遲，望祈恕罪，就請恩公轉上，晚生這廂有禮了，說着，屈膝跪倒，納頭便拜，倒把這位勝三爺給鬧怔了，遂閃身形躬身還禮，問，尊公是誰，且莫要如此稱謂，你大約是認錯人了吧，儒士搖搖頭，叫道，恩公，你老人家不是號稱神鏢將的勝三爺嗎，勝爺點頭道，豈敢，在下正是勝英，未領教閣下，貴姓高名，請起來講話，儒士站起身來道，恩公不認識我，屋中現有一人，你一見就認識了，勝爺一皺眉，心說，還是糊哩糊塗，你們就說明白了不就完了嗎，想着，遂道好，既然如此，咱們廳中講話吧，儒士忙道，好好，恩公老爺請，勝爺微一謙遜，便邁步望裡走，儒士在後相陪，從人却緊跑幾步，在前引路，來至廳前，把簾籠高挑，勝爺望裏一看，只見大廳內，鋪陳一切，非常闊綽，迎面架几條案，八仙棹兒，兩邊太師椅，案上按着秦鼎商彝，牆上掛着名人字畫，挑山對聯，東西裡間兒，都掛着茶青色的單門帘兒，但是却並不見有人，

勝爺心中暗想，他分明說，屋中有人我見了認識，這那裏有人哪，莫非他又是慌言，或者在裡間屋內了，想着，就聽儒士在背後讓，恩公裏邊請吧，勝爺點點頭，哦，是々々，便走進來，到了屋中，儒士忙讓勝爺上座，勝爺微一謙遜，遂即坐下，儒士坐在下首相陪，勝爺便握手問道，這位先生，適才你言講，屋中有一位，不才認識，但不知此公在那裏，請出來相見吧，儒士點頭道，好，待我喚他，說着，遂回頭眼望西裏間，高聲說道，恩公到了，你快快出來叩拜吧，一言未了，就聽裏間答言，是，妾身來了，隨見門帘一啓，由裏面走出一位婦人，勝爺不看則可，這一看，不禁啊了一聲，你道那婦人是誰，原來不是別個，正是肯其殺身成仁，慷慨就義而被女俠救出的那位鄭氏夫人，再看他背後，還跟着一個女子，正是救鄭氏，而又救自己的那位女俠，看官你說這位女俠是誰，那個儒士又是何人呢，原來儀徵縣王大老爺，自從把丁氏夫人送走，隨眼見那員武職官，把朱氏全家押解起程，但見自己的夫人，坐着車上，披散着頭髮，掩住粉面，連頭也不敢抬，王大老爺看着，心裏自是難過，及至車輛去遠，方才回街，到書房休息，當晚便傳出話來，聲言肝病復發，歸內宅靜養，所有衙中一切事務，暫委縣丞署理，却自收拾了收拾，改扮儒士模樣，在次日天尚未亮，便悄悄由後宅門出來，徑奔揚州府，親自來打探消息，一路無話，趕來到了揚州府，各處一探詢，得悉把他全家押到大帥並沒刑訊，就分別寄監了，王大老爺心想要設法搭救他們，却是不得其門，猛抬頭見就在將軍府的對面，有一座酒樓，便信步走進來，登

梯上樓，其實王大老爺並不餓，不過喝兩杯，借這個地方想想，此刻正是未正時分，午飯已過，晚飯還沒到，樓上的飯座很少，也就有三四位，王大老爺也未暇細看，便找了一張桌兒坐下，要了兩壺酒，兩個菜，自己一壁飲着酒，心裏一壁想主意，可是把枯腸都搜索遍了，那裏有辦法，心裏着急，表面可就帶出來，有時唉聲嘆氣，有時停盃不飲，愁鎖着雙眉，不住的搖頭，正自焦急，忽然由裡邊走過一人，到了面前拱了拱手道，哦，這位先生請了，王大老爺一驚，忙抬頭觀看，一看這位的五官相貌，穿彰打扮，更不禁嚇了一跳，只見這位爺，身量高大，漢仗魁梧，面如赤灰，鬚髮皆蒼，兩道銀眉，壽毫多長，一雙虎目，深眼窩子，黃眼珠子，亞賽兩盞金燈，滴溜溜的亂轉，大獅子鼻子，四字海口，一部銀髯，散滿了胸膛，頭戴大紅色的毡笠，迎門茨菇葉，在鬢邊襯一朵黃菊花，身穿一件紫緞綉花箭袖袍，腰繫鸞帶，大紅中衣，青緞子抓地虎薄底快靴，在左肋下配帶着一口刀，散披一件紫緞色鑲金綉花英雄氅，站在那裏，真是一團火也似的，却是笑容可掬，拱手用相問，王大老爺忙站起來，也拱手道，哦，請了，這位老人家，有何見教，老者一笑，隨把手點了點，坐下坐下，說着，遂在王老爺對面一坐，回頭叫，跑堂的把我那份酒菜移過來，跑堂的答應，便忙去取，老者又笑向王老爺道，請坐請坐，王大老爺見了他這樣分明是個英雄氣概，復又吩咐跑堂的名添幾個菜，二人對坐開懷暢飲，酒至半酣，那人告辭，臨行之時言說爲難之事，可請至城南熊家莊找我，再與你留下一封信，至那時遞進去自有招待，說

罷轉身作別，及至王老爺飲完酒，信步出城逢人便問，及至熊家莊莊主之門首，有家人在門掃除，王老爺向前問道，此處可是熊莊主住宅嗎，有信一封分神再遞，莊主可曾在家嗎，家人回答，我家莊主正在家中，你隨小人進來吧，王老爺一見他這番光景，想起老者那句話，只要一露這封信，他們立刻就把你請進去，如今果然，可見他們交情之深了，想着，遂忙答應，好好好，有勞老主管，在前領路，老家人道，你請隨我來，說着，便領着王老爺往裡走，進大門轉過屏風，入二門，來至中庭，老主管把王老爺讓至待客廳，請王老爺坐下，叫小童兒獻上茶來，遂陪笑道，王老爺，你請在此稍候，待小人去請我家主人，來和你相見，王老爺忙欠身道，好好，有勞老主管，老家人說聲不客氣，你把信交給我吧，王老爺點頭，就把信遞過來，老主管接過，便忙轉身出廳，王老爺便坐在廳中，慢慢吃茶等候，待了足有半個時辰，也不見這位熊莊主到來，而且請人的老管家，也不露面兒，王老爺心中，甚是疑惑，不知是什麼緣故，正自胡思亂想，忽然簾籠一啓，老主管由外面進來，王大老爺一見，忙站起身形，拱手道，哦，熊莊主來了，老家人點頭道，來了來了，說着，回手一推簾籠，由外面走進一人，王大老爺睜眼一看，可就怔了，只見那裡是莊主，却是一位二十上下的女子，生得天姿國色，却是穩重端莊，夫大方方的走過來，衝着王大老爺一拱手道，先生可就是儀徵縣王縣太爺嗎，王老爺道，豈敢豈敢，在下正是，女子微笑一笑，難得尊夫婦，如此義氣，我自設法搭救他，一定能把他救出來，你只管放心，致於朱名

士全家，恐我一人，力有未逮，只好聽天由命了，說着，遂回頭吩咐老主管，好好的伺候縣太爺，不可疏忽，說完了這句話，隨自退出去，王大老爺見他只說了幾句話，轉身又走了，心裏有些糊哩糊塗不得主意，却因爲男女有別，又不好攔阻細問，直待他撤身走出去，方才坐下，笑問老主管道，老人家，這位可就是莊主嗎，老人家搖頭笑道，我家莊主爺未在家中，這是我家小姐，他的名喚熊夷，現在就請你在舍下住些日吧，他既然答應你搭救尊夫人，他的話向來是板上釘釘，說到那兒，應到那兒，尊夫人一定可以安然出險，你就安心在這裏候着吧，王老爺應聲，是是，只是未免打攪了，老主管說聲不客氣，便黨童兒，給王大老爺預備飯，真是殷勤招待，王大老爺就安心在此等候，不在話下，却說這位熊夷小姐，別了王大老爺，出了大廳，一直來到後面，自己的房中，換了衣服，暗藏寶劍，便由家中出來，徑奔揚州府，趕到進了城，天就黑了，遂急急來至將軍府，各處看了看，只見在將軍府的衙後，有一座花園，與將軍府只隔着兩條小巷，非常僻靜，熊小姐見四外無人，便躍進花牆子，到園中一看，只見這座花園，很是宏敞，樓台亭閣建築的十分整齊，似個官宦人家的花園，却是寂寞無人，熊小姐很喜歡，便遮遮掩掩的往前走，來至一座亭子後面，這地方非常嚴密，遂在亭子的石基邊上一坐，閉目合睛，挨等時候，耗到天交二鼓，便飛身躍起來，把身上的衣服，重新收拾收拾，把寶劍取出來，插於背後，遂躍出花園，直奔將軍府，躍過兩重房屋，來到將軍府的後衙，見守衛者正站在一處說話，將要往裡闖，

忽見有一條黑影，飛也似的躍進衙牆去，熊夷不由一怔，忙隨後跟進來，注目一看，只見也是個夜行人，看他那種光景，大約也是來救人的，書中代書，來者非別，正是神鏢將勝三爺，熊夷可不認識，也不曉此人的本領如何，心想要試一試，他繞他的前面，故意現身，站在大堂的房脊上，教他看見，然後撒身往後走，看那人追了來，而且跟的很緊，便知他是位英雄，而本領也非同平凡，因施了個仙人換影的法子，前身身在房簷下，勝爺一時慌疏，沒看見，照直追過去，熊夷便又翻上房來，隨後跟上勝爺，仔細觀察他的像貌穿彰，以及腰下配帶的鏢囊，背後背着的那口刀，不由心中暗想，現在江湖上，出了一位俠客，姓勝名英，字子川，別號人稱神鏢將，此刻嘯聚風虎山，與屠燦等，號稱明清八義，威名遠鎮，莫非此人就是神鏢將嗎，想着，就見他伏在一間房上，望大廳裡看，熊小姐因也望廳裏看，正是那武將戲耍于氏，並說明要他勸說丁夫人，隨着看見有三兵士，把假丁夫人帶來了，被于氏帶到後面去，勝爺心裏喜歡，熊小姐也是喜悅非常，兩人一先一後，隨着跟到後面來，勝爺隱在後窗窺視，熊小姐在前窗望裏看，趕到後來，從人把鑰匙送了來，熊小姐不由眼珠兒一轉，心想，我何不如此如此，一來問一問後邊那位，是否勝子川，二者順便就可以把他救走了，主意打定的遂掀簾進屋，僞說是替他勸說丁夫人，却把刑具給予于氏帶上，然後報名，神鏢將勝爺，隨把鄭夫人背起來，闖出屋門，准知勝爺必要往前趕，便抹身跑進夾道兒，勝爺果然奔前邊兒追去，熊小姐才得安然逃出將軍府，刻不停留的越出城牆，回

到自己的家中時，天已交了五鼓，只見大廳屋內，燈已熄了，料想王大老爺已然睡了，便把鄭夫人放下伸手推開隔扇門，進了大廳，恍火摺兒，把燈點上，隨回頭道鄭夫人，你請進來吧，再表這位王大老爺，自熊小姐走後，安心等候，待用過晚飯，老主管早早安排他睡下，便去照顧別的事情，王大老爺躺在床上，翻來覆去，那裡睡得着，直到四鼓已過，方覺得精神疲極，將然要如夢鄉，却聽得外面有人說話，又由夢中驚醒，忙折身坐起來，高聲問道，外面是那位，熊小姐一聽，王大老爺醒了，遂笑答道，我，王大老爺你請出來吧，王大老爺一聽是熊小姐的聲音，忙起身下床，把衣服整了整，走出裡間來，迎頭就見有一婦人，站在面前，好像是自己的夫人。鄭氏模樣，心裡却是吃驚非小，忙用衣袖，把眼睛擦了擦，留神細看，鄭夫人一見了王大老爺，也是驚愕異常，心中說，這不是我家老爺嗎，他怎會來到這裡，想着，口中便不禁問道，呀，這不老爺嗎，王大老爺一聽他說出話來，料想不會錯的了，遂道，你是夫人，啊呀，苦了夫人了，說着，意思要哭，鄭夫人一看，同着這位女俠，這成甚麼樣子，便忙叫道，老爺你且不要傷心，現有恩公在此，王大老爺一回頭，這才看見熊小姐在桌前站着，便忙向前一步，拜倒在小姐面前，口中說，啊呀小姐，你真是我們的重生父母，再造爺娘，我這給你行禮了，熊小姐一聽，這叫什麼言語，欲知事如何，且看下集分解。

